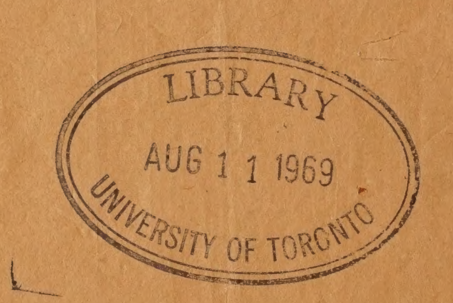

LIBRARY
AUG 1 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聊齋志異新評卷五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狐諧

談諧滑稽語最足啟人智慧亦可見儇薄俳謔者流隨處取侮雅謔須宜孟子云敬人者人恒敬之接物處事之要千古不易

萬福字子祥博興人也幼業儒家少有而運殊蹇行年二十有奇尚不能掇一芹鄉中澆俗多報富戶役長厚者至碎破其家萬適報充役懼而逃如濟南稅居逆旅夜有奔女顏色頗麗萬悅而私之請其姓氏女自言實

狐但不爲君祟耳萬喜而不疑女囑勿與客共遂日至與共臥處凡日用所需無不仰給於狐居無何二三相識輒來造訪恒信宿不去萬厭之而不忍拒不得已以實告客客願一覩仙容萬白於狐狐謂客曰見我何爲哉我亦猶人耳聞其聲嚦嚦在目前四顧卽又不見客有孫得言者善俳謔固請見且謂得聽嬌音魂魄飛越何吝容華徒使人聞聲相思狐笑曰賢孫子欲爲高曾母作行樂圖耶諸客俱笑狐曰我爲狐請與客言狐典頗願聞之否衆唯唯狐曰昔某村旅舍故多狐輒出祟

只是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之意而託之於狐其詼諧更饒推趣

趣語無痕

行客客知之相戒不宿其舍半年門戶蕭索主人大憂甚諱言狐忽有一遠方客自言異國人望門休止主人大悅甫邀入門卽有途人陰告曰是家有狐客懼白主人欲他徙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臥見羣鼠出於牀下客大駭驟奔急呼有狐主人驚問客怨曰狐巢於此何誑我言無主人又問所見何狀客曰我今所見細細么麼不是狐兒必當是狐孫子言罷座客爲之粲然孫曰旣不賜見我輩留宿宜勿去阻其陽臺狐笑曰寄宿無妨倘有小迸犯幸勿滯懷客恐其惡作劇乃共

以自罵罵人聰明之至流毒之至

散去然數日必一來索狐笑罵狐諧甚每一語即顛倒賓客滑稽者不能屈也羣戲呼爲狐娘子一日置酒高會萬居主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座下設一榻屈狐狐辭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衆擲骰爲瓜蔓之令客值瓜色會當飲戲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淸醒暫借一觴狐笑曰我故不飲願陳一典以佐諸公飲孫掩耳不樂聞客皆言曰罵人者當罰狐笑曰我罵狐何如衆曰可於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著狐腋冠見國王王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溫厚乃爾大臣

橫空截斷卽乘勢接入用筆嬌變乃爾

佮牙利齒想入非非

惟口啟羞前已輕拳

以狐對王言此物生平未嘗得聞狐字字畫何等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一大瓜左邊是一小犬主客又復閧堂二客陳氏兄弟一名所見一名所聞見孫大窘乃曰雄狐何在而縱雌流毒若此狐曰適一典談猶未終遂爲羣吠所亂請終之國王見使臣乘一騾甚異之使臣告曰此馬之所生又大異之使臣曰中國馬生騾騾生駒王細問其狀使臣曰馬生騾是臣所見騾生駒乃臣所聞舉座又大笑衆知不敵乃相約後有開譃端者罰作東道王頭之酒酣孫戲謂萬曰一聯請君屬之萬

博重拳矣此時尚不知進退耶

自是確對殆太虐耳

曰何如孫曰妓女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合座屬思不能對狐笑曰我有之矣衆共聽之曰龍王下詔求直諫鼈也得言龜也得言四座無不絕倒孫大恚曰適與爾盟何復犯戒狐笑曰罪誠在我但非此不成確對耳明日設席以贖吾過相笑而罷狐之恢諧不可殫述居數月與萬偕歸及博興界告萬曰我此處有葭莩親往來久梗不可不一訊日且暮與君同寄宿待且而行可也萬詢其處指言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姑從之二里許果見一莊生平所未歷狐往叩關一蒼頭

出應門入則重門疊閣宛然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媼揖萬而坐列筵豐盛待萬以姻婭遂宿焉狐早謂曰我遽借君歸恐駭聞聽君宜先往我將繼至萬從其言先至預白於家人未幾狐至與萬言笑人盡聞之而不見其人逾年萬復事於濟狐又與俱忽有數人來狐從與語備極寒暄乃語萬曰我本陝中人與君有夙因遂從爾許時今我兄弟至將從以歸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

狐腋【國策】千金之皮未如一狐之腋 書空【晉殷浩傳】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 絕倒

山堂肆考衛玠善通莊老王平子每聞玠言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語曰衛玠談平子｜

｜｜｜大笑也 **逆旅**見卷二巧娘 **祟**見卷二賈兒 **信宿**見卷一嬌娜 **俳諧**〔諧〕噱錄侯白子｜｜一日楊素與牛宏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羊牛下來耶 **么麼**鴟冠子無道之君〔注〕用｜｜服虔通俗文曰不長曰｜細小曰｜｜莫可切 **槃然**見卷一種梨 **陽臺**〔宋玉高唐賦〕昔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之下 **惡作劇**見卷二嬰寧 **滑稽**〔史記樗里子傳〕｜｜多智〔注〕｜亂也｜同也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非能亂同異也一云｜｜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人之出口成章辭不能竭若｜｜之吐酒也〇〔按〕滑音滑又姚察云｜讀如字音計言諧語滑利其計智疾出也 **瓜蔓**令未詳〇明史文王赤景濂族籍其鄉轉相扳染謂之｜｜抄字當本此 **瓜色**

紅毛國未詳山海經有毛民國身生毛無｜｜｜○明史和蘭又名｜｜番 閱堂見卷三第城某甲 東道主見卷一巧娘 葭莩見卷二嬰寧 村落見卷二鳳陽士人

蒼頭前漢鮑宣傳｜｜盧兒皆用致富注漢名奴爲｜｜非純黑以別于良人也 姻婭禮昏義疏壻曰婚妻曰｜｜昏時而來妻因之而去又妻父曰婚壻父曰姻今男女之家皆曰○爾雅釋親兩壻相謂曰婭言相亞次也 寒暄見卷二鳳陽士人

才捷南宮剏意氣自高已入夢

續黃粱

入夢

福建曾孝廉高捷南宮時與二三新貴遨遊郊郭偶聞毘盧禪院寓一星者因竝騎往詣問卜入室而坐星者見其意氣佞諛之曾搖箑微笑便問有蟒玉分否星者

○意○氣○二十字○一篇之○骨○ ○夢○話○

境況間作二十年太平宰相而不思何以答吾君何以對天下何以持盈保泰何以裕國安邊趾高氣揚而僅以端揆之尊明其恩怨此尤夢之甚深者老僧以夢醒之慈悲之至

正容許二十年太平宰相曾大悅氣益高値小雨乃與遊侶避雨僧舍舍中一老僧瞑目高鼻坐蒲團上偃蹇不爲禮眾一舉手登榻自話羣以宰相相賀曾心氣殊高指同遊曰某爲宰相時推張年丈作南撫家中表爲參游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於願足矣一坐大笑俄聞門外雨益傾注曾倦伏榻間忽見有二中使賫天子手詔召曾太師決國計曾得意疾趨入朝天子前席溫語良久命三品而下聽其黜陟賜蟒玉名馬曾被服稽首以出入家則非舊所居第繪棟雕榱窮極壯麗自亦

視爾夢夢我心慘慘

夢話

有此小使人地獄矣

意氣二字先合後分此以下專寫

得意而氣高即在其中

稽

進上而太師是第一節此一節又分八層第宅壯麗一層應諾雷動二層公卿奔競三層恣意聲歌四層私恩必酬五層睚眦必報六層勢呑民産七層強佔民女八層

不解何以遽至如此然撚髯微呼則應諾雷動俄而公卿贈海物傴僂足恭者疊出其門六卿來倒屣而迎侍郎輩揖與語下此者頷之而已晉撫餽女樂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爲嫋嫋爲仙仙二人尤蒙寵顧科頭休沐日事聲歌一日念微時嘗得邑紳王子良周濟我今置身青雲渠尚蹉跎仕路何不一引手早且一疏薦爲諫議即奉命旨立行擢用又念郭太僕曾睚眦我即傳呂給諫及侍御陳昌等授以意旨越日彈章交至奉旨削職以去恩怨了了頗快心意偶出郊衢醉人適觸鹵

以學士叅疏結之失以朝士腹非各立仗馬曾高情盛氣不以置懷作一縱筆既應超處意氣二字文勢亦操縱有力

簿即遣人縛付京尹立斃杖下接第連阡者皆畏勢獻沃產自此富可埒國無何而嫋嫋仙仙以次殂謝朝夕遐想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絶美每思購充媵御輒以綿薄違宿願今日幸可適志乃使幹僕數輩強納貲於其家俄頃藤輿舁至則較昔之望見時尤豔絶也自顧生平於願斯足又逾年朝士竊竊似有腹非之者然各爲立仗馬曾亦高情盛氣不以置懷有龍圖學士包上疏其略曰竊以曾某原一飲賭無賴市井小人一言之合榮膺聖眷父紫兒朱恩寵爲極不思捐軀糜頂以報萬

疏切直嚴厲

一反恣胸臆擅作威福可死之罪擢髮難數朝廷名器居爲奇貨量欲肥瘠爲價重輕因而公卿將士盡奔走於門下估計夤緣儼如負販仰息望塵不可算數或有傑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閒散重則褫以編氓甚且一臂不袒輒迕鹿馬之奸遠竄豺狼之地朝士爲之寒心朝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任肆吞食良家女子強委禽妝沴氣寃氛暗無天日奴僕一到則守令承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或有厮養之皃瓜葛之親出則乘傳風行雷動地方之供給稍遲馬上之鞭撻立至

荼毒人民奴隸官府扈從所臨野無青草而某方炎炎赫赫怙寵無悔召對方承於闕下萋菲輒進於君前委蛇才退於自公聲歌已起於後苑聲色狗馬晝夜荒淫國計民生罔存念慮世上甯有此宰相乎內外駭詫人情洶洶若不急加斧鑕之誅勢必釀成操莽之禍臣夙夜祗懼不敢甯處冒死列款仰達宸聽伏祈斷奸佞之頭籍貪冒之產上回天怒下快輿情如果臣言虛謬刀鋸鼎鑊即加臣身云云疏上曾聞之氣魄悚駭如飲冰水幸而皇上優容留中不發繼而科道九卿交章劾奏

此以下○專○寫○表○氣○層層

意○俱對○針上得○意處

天下惟拜門生稱假父者善看風勢公道既彰未有不反顏相向者勢利之交千古一轍

太師而充軍是第二節亦分八層提問其子一層褫服逮繫二層籍沒貲財三層掠去姬妾四

卽背之拜門牆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奉旨籍家充雲南軍子任平陽太守已差員前往提問會方聞旨驚怛旋有武士數十人帶劍操戈直抵內寢褫其衣冠與妻竝繫俄見數夫運貲於庭金銀錢鈔以數百萬珠翠瑙玉數百斛幄幕簾榻之屬又數千事以至兒襁女舃遺墜庭階會一一視之酸心刺目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披髮嬌啼玉容無主悲火燒心含憤不敢言俄而樓閣倉庫竝已封誌立叱會出監者牽挽羅曳而出夫妻吞聲就道求一下駟劣車少作代步亦不可得十里外妻

層封誌倉庫五層監押步行六層挽妻登越七層跪盜乞哀八層以登盜斧揮結之亦先以曾怒叱賊昭作一縱郎反映上文意氣二字與上一節相配如玉山高並兩峯寒也太師作斷

足弱欲傾跌曾時以一手相扳引又十餘里已亦困憊欻見高山直插霄漢自憂不能登越時挽妻相對泣而監者獰目來窺不容稍停駐又顧斜日已墜無可投止不得已參差蹩躠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盡泣坐路隅曾亦憩止任監者叱罵忽聞百聲齊譟有羣盜各操利刃跳梁而前監者大駭逸去曾長跪言孤身遠謫橐中無長物哀求宥免羣盜裂眦宣言我輩皆被害冤民祇乞得佞賊頭他無索取曾叱怒曰我雖待罪乃朝廷命官賊子何敢爾賊亦怒以巨斧揮曾項覺頭墜地作聲

又

頭鬼是第三節此一節分三層欺君悞國宜置油鼎一層倚勢凌人合受刀山二層賣爵鬻名枉法霸產自飲金錢汁三層何何都從氣高寫照而以轉輪收之即遞入下節

魂方駭疑即有二鬼來反接其手驅之行行踰數刻入一都會頃之覩官殿殿上一醜形王者憑几決罪福會前匐伏請命王者閱卷纔數行即震怒曰此欺君悞國之罪宜置油鼎萬鬼羣和聲如雷霆即有巨鬼捽至墀下見鼎高七尺已來四圍熾炭鼎足盡紅會觳觫哀啼竄跡無路鬼以左手抓髮右手握踝拋置鼎中覺塊然一身隨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痛徹於心沸油入口煎烹肺腑念欲速死而萬計不能得死約食時鬼方以巨叉取曾出復置堂下王又檢冊籍怒曰倚勢凌人合受

以下死後魂氣明徵意字

意氣

自在中流

眞是得意

意氣

積來還飲去點滴不曾遺此物多耶少耶

胃

刀山獄鬼又捽去見一山不甚廣闊而峻削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密筍先有數人胃腸刺腹於其上呼號之聲慘絕心目鬼促曾上曾大哭退縮鬼以毒錐刺腦曾負痛乞憐鬼怒提曾起望空力擲覺身在雲霄之上暈然一落刃交於胸痛苦不可言狀又移時身軀重贅刃孔漸闊忽焉脫落四支蠖屈鬼又逐以見王王命會計生平賣爵鬻名枉法霸產所得金錢幾何即有鬌鬚人持籌握算曰三百二十一萬王曰彼既積來還令飲去少間取金錢堆堦上如邱陵漸入鐵釜鎔以烈火鬼使數

意氣

置身青雲真是得意

意氣時何如此時又

何如

君自酌之

宰相而好
倭妾婦之
道也宰相
而貪嬰兒
金人不有
躬者也爲
女爲乞人
子爲媵妾
亦如其願
以償之耳
太師爲乞
人女是第

不必攖入而已滿鯨吞之口不必自積而已飽谿壑

輩更以杓灌其口流頤則皮膚皺裂入喉則臟腑騰沸

之腹生前苦苦死後受相

生時患此物之少是時患此物之多也半日方盡王者
令押去甘州爲女行數步見架上鐵絮圓可數尺綰一
大輪其大不知幾百由旬燄生五綵光耿雲霄兒撻使
登輪方合眼躍登則輪隨足轉似覺傾墜遍體生瘡間

對針意氣至一于嬰兒而且女而且乞人女而且

睥自顧身已嬰兒而又女也視其父母則懸鶉敗絮土

秀才媵妾而且家室悍毒而且被誣姦殺依律凌遲

室之中瓢杖猶存心知爲乞人子日隨乞兒托鉢腹饑

直寫到二十分大然後高者可以抑勝者可以降凡

轆然常不得一飽著敗衣風當刺骨十四歲鬻與顧秀

一切妄念幻想自然淡自然滅矣

才備媵妾衣食粗足自給而冢室悍甚日以鞭箠從事

四節亦分三層幼苦飢寒轉鬻作賤　層身遭炙烙欲訴無由二層才免奸汚又遭盜刧成受奸殺誣三層亦皆為氣高對影而以悲號收之對上轉輪一筆亦即遞入下文

輒以赤鐵烙胸乳幸而艮人頗憐愛稍自寬慰東鄰惡少年忽踰垣來逼與私乃自念前身惡孽已被鬼責今那得復爾於是大聲疾呼艮人與嫡婦盡起惡少年始竄去居無何秀才宿諸其室枕上喋喋方自訴冤苦忽震厲一聲室門大闢有兩賊持刀入竟決秀才首囊括衣物團伏被底不敢復作聲既而賊去乃喊奔嫡室嫡大驚相與泣驗遂疑妾以奸夫殺艮人因以狀白刺史嚴鞫竟以酷刑定罪案依律凌遲處死縶赴刑所胸中冤氣扼塞距踊聲屈覺九幽十八獄無此黑黯也正悲

喪氣大束

宰相之占一句收束全文冷語刺心而以火坑中有青蓮為迷津寶筏臺閣中人當以修德行仁四字信受奉行

號開關遊者呼曰兄夢魘耶豁然而悟見老僧猶跏趺座上同侶競相謂曰日暮腹枵何久酣睡僧乃慘淡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驗否僧益驚異拜而請教僧曰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蓮也山僧何知焉曾勝氣而來（如是我聞信受奉行）不覺喪氣而返臺閣之想由此淡焉入山不知所終

異史氏曰福善禍淫天之常道聞作宰相而懽然於中者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矣是時方寸宮室妻妾無所不有然而夢固為妄想亦非真彼以虛作神以幻報黃粱將熟此夢在所必有當以附之邯鄲之後

休沐（唐會要凡百官十日一休沐）仗馬（唐杜璡傳李林甫居相諫官無敢正言璡上書被斥因以語動其餘曰君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一鳴則斥之矣）鹿馬（史記秦始皇紀、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計持鹿干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問左右咸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廝養（公羊傳注析薪為廝炊烹為養）無長物（文中子君子之服儉以潔丨丨丨焉長去聲餘也○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大去後即以所坐者送之大聞之驚曰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丨丨丨）提南宮（見卷一）葉生　星（王應麟云十一星行歷推人命貴賤始于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弼乾傳有聿斯經本通考拜星三卷以日月五星及羅侯計都紫氣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宮度數以推人命貴賤壽夭休咎不知所自起或云天竺梵學也見萊集十一星

日月及金木水火土爲七政蓋以四餘爲十一曜四餘者紫氣爲木之餘月孛爲水之餘羅侯爲火之餘計都爲土之餘也箑世本武王始作丨注丨扇之别名中表見卷二蓮香蒼頭前見

狐中使〔唐詩注〕丨丨見卷二皃天子私使也傴僂張誠倒屣而迎〔魏王粲傳〕粲徙長安蔡邕見而奇之時賓客盈坐聞粲在門丨丨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頷之而已〔左傳襄二十年〕衛侯人逆于門者丨丨丨丨〔注〕頷搖其頭科頭〔王維詩〕丨丨箕踞長松下〔注〕丨丨不冠也謂髮縈繞成科結也青雲〔史記范雎傳〕須賈頓首而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致于丨丨之上○謝靈運詩惜無同懷客共登丨丨梯〔注〕仙者因雲而升故謂之雲梯○〔天祿識餘〕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丨丨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丨丨之上謂聖賢立言傳世者

孔子是也附青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
｜｜誤矣試引数條以証之京房易占｜｜所覆其
下有賢人隱績逸氏傳稽康早有｜｜之上梁孔稚
珪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
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
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
曰昔聞巢許又覩臺尚阮籍詩抗身｜｜中綱羅孰
能施李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人
高歌在嵒戶合而觀之｜｜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
窮且益堅不墜｜｜之志郎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
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志則鄙夫而已
矣自宋人用｜｜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

睚眦〔史記〕
范雎曰一飯之德不忘｜｜之嫌必報注｜
舉目也｜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必報之也

鹵薄見卷一陸判

綿薄見卷一青鳳

异見卷一嬌娜

腹非見卷三樂仲

擢髮難數
〔史記〕范雎傳雎謂須賈曰汝罪有幾干｜賈
之｜以数賈之罪尚未足○〔拔〕数一作贖

居爲奇

貨見卷二酒友仰息見卷三嬰寧一臂不袒見卷四珊瑚委禽見卷二阿
寶瓜葛見卷二嬰寧傳說文驛遞曰丨按驛丨車馬所以供急遽之令若今之遞馬也萋
菲詩小雅萋兮菲兮成是貝錦○菲宜作斐委蛇詩召南退食自公丨丨注丨丨自得之貌
操莽漢獻帝二十五年曹操還至洛陽卒天子丕稱皇廢帝為山陽公○孝平帝五安年漢公王莽
弒帝居攝踐祚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俱詳綱目代步見卷二鳳陽士人覽
見卷四白秋裂眥見卷三紅玉刀山獄見西遊記蠖屈易繫辭尺丨之丨以求信
也由旬見卷四齊天大聖懸鶉見卷二張誠敗絮陶潛與子儼等疏余嘗感孺仲
賢妻之言丨丨自推無慙見子惡少年見卷一阿寶凌遲遼史宗室雅里為夷離謹以掌
刑辟其制刑有四曰死流徒杖死刑有絞斬丨丨之屬○明史三死之外有丨丨以處大逆不道非五刑

之正九幽十八獄見西遊記夢魘說文魘夢驚也類篇夢不祥也韓愈游湘西寺詩怵惕丨成丨跏趺見卷一瞳人語青蓮法苑洙林佛圖澄妙通元術取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鉢中生丨丨花邯鄲枕中記開元中呂翁得神仙術遊丨丨道中遇少年盧生同邸自嘆貧困言訖思睡翁取囊中枕授盧曰枕此當榮適如願生枕之夢身適枕穴中未幾登第出入將相五十年榮盛無比一夕卒遂寤呂翁在旁主人蒸黃粱尚未熟跳梁莊子大魚強梁跳而出乎魚縮之外

小獵犬

山右衛中堂爲諸生時厭冗擾徙齋僧院苦室中蜰蟲蚊蚤甚多竟夜不成寢食後偃息在牀忽一小武士首插雉尾身高兩寸許騎馬大如蜡臂上青韝有鷹如蠅

鷹如蝞犬如螘馬如蜡以兩寸許二武士控之臂之牽之而步者騎者忽來數百輩鷹亦數百臂人亦數百頭飛起者騰擊而撲殺之伏藏者緣壁而搜噬之而又有王

自外而入盤旋宅中行且駛公方凝注忽又一人入裝亦如前睠束小弓矢牽獵犬如巨螘又俄頃步者騎者紛紛來以數百輩鷹亦數百臂犬亦數百頭有蚊蠅飛起縱鷹騰擊盡撲殺之獵犬登牀緣壁搜噬虱蚤凡罅隙之所伏藏嗅之無不出者頃刻之間決殺殆盡公偽睡覗之鷹集犬竄於其身既而一黃衣人著平天冠如王者登別榻繫駟葦篾間從騎皆下獻飛獻走紛集盈側亦不知作何語無何王者登小輦衛士倉皇各命鞍馬萬蹄攢奔紛如撒菽烟飛霧騰斯須散盡公歷歷在

者登座將士獻畜假寐而觀眞是一場好劇瞿蟲職盡而獵犬即死成功者退理固如此物亦宜然

目駭詫不知所由躡履外窺渺無跡響返身周視都無所見惟壁磚上遺一細犬公急捉之且馴置硯匣中反覆瞻玩毛極細茸項上有小環飼以飯顆一嗅輒棄去躍登牀榻尋衣縫齧殺蟣虱旋復來伏臥逾宿公疑其已往視之則盤伏如故公臥則登牀簀遇蟲輒噉斃蚊蠅無敢落者公愛之甚於拱璧一日晝寢犬潛伏身畔公醒轉側壓於腰底公覺有物固疑是犬急起視之已匾而死如紙翦成者然然自是瞿蟲無唯類矣

平天冠

宋史太宗懲五代之弊以詞賦論策取士廖融曰豈知今日詩似大市裏賣平天冠無人

輕脫已非修身保身之道況又縱酒乎馮生一生跳不出此四字外得美妻以此遘奇禍亦以此閨中有此直諫而卒莫之改此

問無噍類前漢高帝紀襄城丨丨丨注噍作笑切言無有活而唯食者也山右衛中堂名周祚山西曲沃人謚文清蠆虫即臭虫也見爾雅釋虫拱璧見卷二珠兒

辛十四娘

廣平馮生正德間人少輕脫縱酒昧爽偶行遇一少女（四字定案）著紅帔容色娟好從小奚奴躡露奔波履襪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歸道側故有蘭若久蕪廢有女子自內出則向麗人也忽見生來即轉身入陰念麗者何得在禪院中縶驢於門往覘其異入則斷垣零落階上細草鋪毯彷徨間一斑白叟出衣帽整潔問客何來生曰偶來

辛十四娘所以僅脫其禍而不能與之仙去也

隱約三數語可想而知老婢狐觀人於微

古剎欲一瞻仰翁何至此叟曰老夫流寓無所暫借此安頓細小既承寵降有山茶可以當酒乃肅賓入見殿後一院石路光明無復蓁莽入其室則簾幌牀幙香霧噴人坐展姓字云蒙叟姓辛生乘醉問曰聞有女公子未遭良匹竊不自揣願以鏡臺自獻辛笑曰容謀之荆人生即索筆為詩曰千金覓玉杵殷勤手自將雲英如有意親為擣元霜主人笑付左右少間有婢與辛耳語辛起慰客耐坐牽幕入隱約三數語即趨出生意必有佳報而辛乃坐與嗢噱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問曰未

具有卓見卓犖二字對輕脫縱酒而反譏之也醮令誘之婦人以隱約之三數語不便面迹非眞不敢與聞也顧房內嚶嚶膩語安知不以鄉曲之儇子薄之乎觀其後要德殺身

審意旨辛釋疑抱辛曰君卓犖士傾風已久但有私衷所不敢言耳生固請之辛曰弱息十九人嫁者十有二醮命任之荆人老夫不與焉生曰小生祇要得今朝領小奚奴帶露行者辛不應相對默然聞房內嚶嚶膩語生乘醉搴簾曰伉儷既不可得當一見顏色以消吾憾內聞鉤動羣立愕顧果有紅衣人振袖傾鬟亭亭拈帶望見生入遍室張皇辛怒命數人捽生出酒愈湧上倒蓁蕪中瓦石亂落如雨幸不著體臥移時聽驢子猶齕草路側乃起跨驢踉蹌而行夜色迷悶誤入澗谷狼奔

早知今日諸語輕薄之態此際已窺之稔矣

未會獻鏡臺却先報之以瓦石是後日有尹榜掠預兆

鴟叫竪毛寒心踟躕四顧並不知其何所遙望蒼林中燈火明滅疑心村落竟馳投之仰見高閎以策撾門內有問者曰何處郎君半夜來此生以失路告問者曰待達主人生累足鵠竢忽聞振管闢扉一健僕出代客捉驢生入見室甚華好堂上張燈火少坐有婦人出問客姓氏生以告踰刻青衣數人扶一老嫗出曰郡君至生起立肅身欲拜嫗止之坐謂生曰爾非馮雲子之孫耶曰然嫗曰子當是我彌甥老身鐘漏並歇殘年向盡骨肉之間殊所乖濶生曰兒少失怙與我祖父處者十不

被捽而以胆方自矜詡可知習氣難改

前已三次寫女都是虛寫此復蜿蜒而入從生口中點其年從青衣人口中點其名

識一焉素未拜省乞便指示嫗曰子自知之生不敢復問坐對懸想嫗曰甥深夜何得來此生以胆力自矜詡遂一一歷陳所遇媪笑曰此大好事況甥名士殊不玷於姻婭野狐精何得強自高甥勿慮我能爲娩致之生稱謝唯唯嫗顧左右曰我不知辛家女兒遂如此端好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風格不知官人所聘行幾生曰年約十五餘矣青衣人曰此是十四娘三月間曾從阿母壽郡君何忘却嫗笑曰是非刻蓮瓣爲高履實以香屑蒙紗而步者乎青衣曰是也嫗曰此婢大

會作意弄媚巧然果窈窕阿甥賞鑒不謬即謂青衣曰可遣小貍奴喚之來青衣應諾去移時入白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旋見紅衣娘子望嫗俯拜嫗曳之曰後為我家甥婦勿得修婢子禮女子起娉娉而立紅袖低垂嫗理其鬢髮捻其耳環曰十四娘近在閨中作麼生女低應曰閒來只挑繡回首見生羞縮不安嫗曰此吾甥也盛意與兒作姻好何便教迷途終夜竄谿谷女俛首無語嫗曰我喚汝非他欲為我甥作伐耳女默默而已（天下豈有與狐郎合巹者）嫗命掃榻展裀褥即為合巹女靦然曰還以告之父母

從嫗口中點其端好媚巧然後喚之及入自辛家十四娘至矣可以直落出見生矣乃先說生見女拜嫗見嫗曳女見女娉娉而立見嫗理其鬢髮捻其耳環又問以問答語然後說回首見

生香山詩云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文境似之有媒妁之言猶須待父母之命如此草草卽死不敢奉命可知以禮自守卽君父亦不能奪之也

媪曰我爲汝作冰有何舛謬女曰郡君之命父母當不

邪如此草草則何時何事不可草草

敢違然如此草草婢子卽死不敢奉命媪笑曰小女子

卽死不敢奉命志不可奪所以他日處患難時而能

志不可奪眞吾甥婦也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朵付生收

以身任也彼屈於勢利者自視太輕無所不可一過

之命歸家涓吉以良辰爲定乃使青衣送女去聽遠雞

有事故那能嫣代得起

已唱遣人持驢送生出數步外欻一回頭顧則村舍已

終日昏昏醉夢間

失但見松楸濃黑蓬顆蔽塚而已定想移時乃悟其處爲薛尚書墓薛故生祖母弟故相呼以甥心知遇鬼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咨嗟而歸漫涓吉以待之而心恐鬼約難恃再往蘭若則殿宇荒涼問之居人則寺中往

往見狐狸云陰念若得麗人狐亦自佳至日除舍掃途更僕眺望夜半猶寂生已無望頃之門外譁然躧屣出窺則繡幰已駐于庭雙鬟扶女坐青廬中妝奩亦無長物惟兩長鬣奴扛一撲滿太如甕息肩置堂隅生喜得麗偶並不疑其異類問女曰一死鬼卿家何帖服之甚女曰薛尚書今作五都巡環使數百里鬼狐皆備扈從故歸墓時常少生不忘蹇修翼日往祭其墓歸見二青

此以上敘生以輕脫縱酒而得妻然得妻全賴蹇修之力猶是意外之幸也此以下敘生以輕脫縱酒而遘禍雖有賢婦規戒而終不悛則禍乃意中之事

衣持貝錦爲賀竟委几上而去生以告女女視之曰此郡君物也邑有楚銀臺之公子少與生共筆硯頗相狎

曰猿睛曰鷹準曰豺狼若而人者吾畏之避之願終身不得見之若狐也吾友之吾且事之

聞生得狐婦饋遺爲餪即登堂稱觴越數日又折簡來

女○何○必○窺○客○知○生○之○爲○人○而○探○其○所○

招飲女聞謂生曰曩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睛而

與○久○居○若○何○如○入○耳

鷹準不可與久居也宜勿往生諾之翼日公子造門問

負約之罪且獻新作生評涉嘲笑公子大慚不懽而散

生○笑○述○而○女○慘○言○非○慘○公○子○豺○狼○而○慘○生○之○嘲○笑○

生歸笑述於房女慘然曰公子豺狼不可狎也子不聽

也○女○慘○言○之○生○笑○與○之○可○知○其○必○不○能○改○矣○

吾言將及於難生笑謝之後與公子輒相諛噱前郄漸

釋會提學試公子第一公子沾沾自喜走伻來邀生飲

生辭頻招乃往至則知爲公子初度客從滿堂列筵甚

盛公子出試卷示生親友疊肩歎賞酒數行樂奏作於

繆贊原可不必大笑亦復何爲施之君子數語金石之言學者當奉之爲座右箴輕薄施之小人必致殺身之禍無論受者難堪卽見者亦代爲慘矣而孰知施之君

堂鼓吹傖傖賓主樂甚公子忽謂生曰諺云場中莫論文此言今知其謬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以起處數語略高一籌耳公子言已一座盡贊生醉不能忍大笑曰君到於今尚以爲文章至是耶生言已一座失色公子慚忿氣結客漸去生亦遁醒而悔之因以告女女不樂曰君誠鄉曲之儇子也輕薄之態施之君子則喪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落請從此辭生懼而涕且告之悔女曰如欲我留與君約從今閉戶絕交遊勿浪飲生謹受教十四娘爲人勤儉灑

由此言觀之特井底蛙耳

此時笑他時哭矣

語寔痛快無如身受榜掠矣

與其醒而悔何如不醉而不言

士人當書爲座右箴

寔寔傷心非恫嚇語

遲矣

子而喪德其偶更有甚於撈掠者受者且不自知人又惡從而知之可哀也夫

脫日以衽織爲事時自歸寗未嘗踰夜又時出金泉作生計日有羸餘輒投撲滿日杜門戶有造訪者輒囑蒼頭謝去翼日楚公子馳函來女焚爇不以聞翼日出弔於城遇公子于喪者之家捉臂苦邀生辭以故公子使圉人挽轡擁之以行至家立命洗腆縱辭夙退公子要遮無已出家姬彈筝爲樂生素不羈向閉置庭中煩覺悶損忽逢劇飲興頓豪無復縈念因而酣醉頹臥席間公子妻阮氏最悍妬婢妾不敢施脂澤日前婢入齋中爲阮掩執以杖擊首腦裂立斃公子以生嘲慢故銜生

監○子○不○足○教○也

日思所報遂謀醉以酒而誣之乘生醉寐扛尸牀間合扉徑去生五更醒解始覺身臥几上起尋枕榻則有物膩然絀絆步履摸之人也意主人遣僮伴睡又蹷之不動而殭大駭出門怪呼廝役盡起爇之見尸執生怒鬧公子出驗之誣生逼奸殺婢執送廣平隔日十四娘始知潸然曰早知今日矣因按日以金錢遺生生見府尹無理可伸朝夕搒掠皮肉盡脫女自詣問生見之悲氣塞心不能言說女知陷阱已深勸令誣服以免刑憲生泣聽命女還往之間人咫尺不相窺歸家咨惋遽遣婢

早知今日矣一句中有無限傷心事却只說得此一句却又無須再說第二句蓋其

推波助瀾飛烟結

知也不始於藝圃之時不始於與約絕交遊勿復飲之時並不始於魄遺爲飯穴壁窺見公子之時直從乘醉求婚乘醉爲詩乘醉坐索甚至乘醉搴簾直入時而知其必不免矣

子去獨居數日又托媒媼購邑家女名祿兒年已及笄容華頗麗與同寢食撫愛異於羣小生誤殺擬絞蒼頭得信歸慟逝不成聲女聞坦然若不介意既而秋決有日女始皇皇躁動晝去夕來無停履每於寂所於邑悲哀至損眠食一日日晡狐婢忽來女頓起相引屏語出則笑色滿容料理門戶如平時翼日蒼頭至獄生寄語娘子一往永訣蒼頭復命女漫應之亦不愴惻殊落落置之家人竊議其忍忽道路沸傳楚銀臺革爵平陽觀察奉特旨治馮生案蒼頭聞之喜告主母女亦喜即

歸家咨惋後憑空閒敘令人見神見鬼將信將疑末後一筆點醒遂合筆墨俱化為烟雲飛去蜃樓海市有此奇觀

不謂輕薄縱酒者有此內助有此功臣

遣入府探視則生已出獄相見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鞫盡得其情生立釋寗家歸見閨中人泫然流涕女亦相對愴楚悲已而喜然終不知何以得達上聽女笑指婢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問故先是女遣婢赴燕都欲達宮闈為生陳冤婢至則宮中有神守護徘徊御溝間數月不得入婢懼悞事方欲歸謀忽聞天子將幸大同婢乃預往偽作流妓上至构欄極蒙寵眷疑婢不似風塵人婢乃垂泣上問有何冤苦婢對妾原籍廣平生員馮某之女父以冤獄將死遂鬻妾构欄中上慘然賜金百

先斷後敘

一入情緣便生煩惱情緣無了時則煩惱亦無盡境有生便有滅易生便難滅如要盡滅除是不生從何處得將來須從何處

雨臨行細問顛末以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共富貴婢言但得父子團聚不願華膴也上頷之乃去婢以此情告生生急拜淚皆雙熒居無幾何女忽謂生曰妾不爲情緣何處得煩惱君彼逮時妾奔走戚眷間並無一人代一謀者爾時酸衷誠不可以告愬今視塵俗益厭苦我已爲君畜良偶可從此別生聞泣伏不起女乃止夜遣祿兒侍生寢生拒不納朝視十四娘容光頓減又月餘漸以衰老半載黯黑如村嫗生敬之終不替女忽復言別且曰君自有佳侶安用此鳩盤爲生哀泣如前日

由情緣而得煩惱是眞煩惱由酸衷而生厭苦是眞厭苦

脫將去韜光遠引立地便是眞仙

問馮郎猶輕薄否我已名列仙籍矣

又踰月女暴疾絶食飲羸臥閨閣生侍湯藥如奉父母巫醫無靈竟以溘逝生悲怛欲絶卽以婢賜金爲營齋葬數日婢亦去遂以祿兒爲室逾年舉一子然比歲不登家益落夫妻無計對影長愁忽憶堂陬撲滿常見十四娘投錢于中不知尚在否近臨之則豉具鹽盎羅列殆滿頭頭置去箸探其中堅不可入撲而碎之金錢溢出由此頓大充裕後蒼頭至太華遇十四娘乘青騾婢子跨蹇以從問馮郎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

余亦有鑑於此故於先生之戒人者低徊之而不去云

異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於士類此君子所悼惜也余嘗冒不韙之名言寃則已过然未嘗不刻苦自勵以勉附於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與焉若馮生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脫囹圄以再生於當世耶可懼哉

奚奴唐李賀傳賀有小奚奴背古錦囊得句則投之 鏡臺世說溫嶠姑劉氏女姿慧姑屬嶠覓壻他日報曰已得之矣壻身名宦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旣昏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 彌甥左哀公二十三年季康子曰以肥得備彌甥也 作麽生傳燈錄崇慧禪師問達摩未來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卽今事作麽生 蓬顆漢賈山傳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

冢而托葬焉　躧屣前漢隽不疑傳躧屣相迎　要遮李白詩親戚惟要遮　鳩盤御史臺記唐任瓌佞佛畏妻裴炎曰人妻有三可畏少時如生菩薩及見女盈前如九子魔母老薄施粉或青或黑如鳩盤茶　奔波見卷三鳳陽士人　蘭若見卷一畫壁　古剎見卷三王者　女公子見卷三魯公女　擣元霜見卷四瑞雲藍橋生　嗢噱魏志裴松之謂鍾繇得書丨丨〔注丨丨笑也　弱息見卷二嬰寧　[illegible]見卷一陸判　伉儷見卷二俠女　青衣見卷一瞳人語　郡君〔按漢武帝尊王太后母臧兒為平原丨丨此封丨丨之始也餘見卷一王成儀賓注　鐘漏並歇宋許觀東齋記事今人言人之衰老書則曰丨鳴丨盡由豫為并州刺史年老求遜位司馬仲達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答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名士見卷二阿寶　姻婭見前狐諧　合巹見卷嬌娜　作冰見卷三胡氏

涓吉見卷三陳雲棲更僕禮記儒行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
留｜｜未可終也〔注〕｜｜更代其僕也踊屣前漢雋不疑傳｜｜相迎注履不著跟曰｜｜繡
幰見卷一瞻人語青廬見卷二蓮香無長物見前續黃粱撲滿西京雜記｜｜
者蓄錢具也以土爲之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之蹇修楚辭解佩纕以爲言兮吾令｜｜以爲理
〔注〕｜｜伏羲臣理媒也銀臺見卷四蟄龍餪見卷三樂仲折簡見卷二嬰寧準
見卷四瑞雲初度見卷二蓮香傖儜前漢賈誼傳國制搶攘師古云搶攘讀｜｜亂貌
蒼頭見前狐諧及笄見卷一青鳳於邑見卷三林四娘永訣見卷二蓮香御
溝中華古今注長安｜｜謂之楊溝植楊于其上也一曰洋溝謂羊喜觝觸垣墻爲溝以隔之故曰羊
溝亦曰禁溝引終南山水從宮內過曰｜｜构欄見卷三陳雲棲蹇見卷二鳳陽士人不

鞮之名左傳隱十一年犯五丨丨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注韙是也囹圄見卷一成仙

白蓮教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惑衆慕其術者多師之某一日將他往堂中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啟視去後門人啟之視盆貯清水水上編草爲舟帆檣具焉異而撥以指隨手傾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何違吾命門人立白其無師曰適海中舟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於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漏二鼓師不至儽然而殆就牀

奇甚奇而卒不免于敗者邪必不能勝正也惡乎奇

暫寐及醒燭已竟滅急起爇之既而師入又責之門人
曰我固不曾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適使我踏行十餘里
尚復云云耶門人大駭如此奇行種種不勝書後有愛
妾與門人通覺之隱而不言遣門人飼豕門人入圈立
地化為豕某即呼屠人殺之貨其肉人無知者門人父
以子不歸過問之辭以久弗至門人父回家諸處探訪
絕無消息有同師者隱知其事洩諸門人父門人父告
之邑宰宰恐其遁不敢捕治達於上官請甲士千人圍
其第妻子皆就執閉置樊籠將以解都途經太行山山

邪術可誅賊智亦可畏

中出一巨人高與樹等目如盎口如盆牙長尺許兵士愕立不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却之乃如其言脫妻縛妻荷戈往巨人怒吸吞之衆愈駭某曰旣殺吾妻是須吾子乃復出其子又被吞如前狀衆各對覷莫知所爲某泣且怒曰旣殺吾妻又殺吾子情何以甘然非某自往不可也衆果出諸籠授之刃而遣之巨人盛氣而逆格鬬移時巨人抓攫人口伸頸咽下從容竟去

從容竟去句圖畫極妙有謂其全家俱入妖口是大快事笑應之曰當時兵士亦如此說

白蓮教〔通鑑記事〕天啟二年鉅野妖賊徐鴻儒以｜｜｜惑衆党數千人初灤州人王森以救一妖狐狐斷尾藏之詔人人聞香多歸附之號聞香教事露斃于獄其子好賢及徐鴻儒于宏志輩納千串

秋起兵誅滅鴻使遂先反用紅巾爲識陷鄆城及鄒滕嶧衆至數萬山東巡撫趙彥同監軍道王從義徐從治都司楊國盛廖棟及大同總兵楊肇基次第擒滅之○按元史韓林兒欒城人也以｜｜｜燒香惑衆其父名山童與潁州劉福通杜尊道羅文素韓咬住等謀起兵官捕山童殺之子林兒逃入武安山中聚衆十餘萬據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元兵來伐敗走安豐明祖挾還金陵三年死據此則｜｜｜之名已久不始于王森徐鴻儒也**左道**見卷一陸判漏見卷一妖術**樊籠**莊子養生主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期畜于樊中注樊籠也○北史楊侃之不樂煩職典選既入謂人曰此官清華但頗劇妨我賞適眞是｜｜**格鬭**唐郭知運傳猨臂虎口以｜｜功累補秦州三度府果毅注格敵也不用器械鬭以白手曰格○又杜甫詩中原正｜｜注相徭而殺之曰格

胡四相公

酬酢議論

蒹葭張虛一者學使張道一之仲兄也性豪放自縱聞邑中某氏宅爲狐狸所居敬懷刺往謁冀一見之投刺隙中移時扉自闢僕者大愕却退張肅衣敬入見堂中几榻宛然而闃寂無人遂揖而祝曰小生齋宿而來仙人既不以門外見斥何不竟賜光霽忽聞虛室中有人言曰勞君枉駕可謂跫然足音矣請坐賜教即見兩座自移相向甫坐即有鏤漆硃盤貯雙茗醆懸目前各取對飲吸瀝有聲而終不見其人茶已繼之以酒細問官

自稱曰相公狐亦妾自謙之然以其居行事與學

閥曰弟姓胡氏於行爲四曰相公從人所呼也於是酬

氣何如所思應念而至與乃弟侍者何如相見恨晚可修不醉無歸

使酸○則其自當大出涕宜○

醉議論意氣頗洽鯗羞鹿脯雜以藕蓼進酒行炙者似小輩甚夥酒後頗思茶意纔少動香茗已置几上凡有所思無不應念而至張大悅盡醉始歸自是三數日必一訪胡胡亦時至張家並如主客往來禮一日張問胡曰南城中巫媪日托狐神漁病家利不知其家狐君識之否胡曰彼妄耳實無狐少間張起溲溺聞小語曰適所言南城狐巫未知何如人小人欲從先生往觀之煩一言請於主人張知爲小狐乃應曰諾即席而請於狐曰我欲得足丁服役者一二輩往探狐巫敬請君命狐

彌

固言不必張言之再三乃許之既而張出馬自至如有控者既騎而行狐相語於途謂張曰後先生于道途間覺有細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輩從也語次進城至巫家巫見張至笑迎曰貴人何忽得臨張曰聞爾家狐子大靈應果否巫正容曰若箇蹀躞語不宜貴人出得何便言狐子恐吾家花姊不懽言未已空中發半磚來中巫臂踉蹡欲跌驚謂張曰官人何得拋擊老身也張笑曰婆子盲也幾曾見自己額顱破寃誣袖手者巫錯愕不知所出正回惑間又一石子落中巫顛躓穢泥亂壁

張有弟而無弟狐有兄而無兄狐若曰家

塗巫面如鬼惟哀號乞命張請恕之乃止巫急起奔遁房中闔戶不敢出張呼與語曰爾狐如我狐否巫惟謝過張仰首望空中戒勿復傷巫巫始惕惕而出張笑諭之乃還由是每獨行於途覺塵沙淅淅然則呼狐語輒應不訛虎狼暴客恃以無恐如是年餘愈與狐莫逆嘗問其甲子殊不自記憶但言見黃巢反猶如昨日一夕與話忽牆頭蘇然作響其聲甚厲張異之胡曰此必家兄張言何不邀來共坐曰伊道頗淺祇好攫雞啗便了足耳張謂狐曰交情之好如吾兩人可云無憾終未一

飯屬那爻朋不一語

兄道術頗淺不及令弟學問深耳

忽然繳及胡之兄便前後相映成趣

交好何必見面君不見自小月日見面之令弟耶

見顏色殊屬悵事胡曰但得交好足矣見面何爲一日置酒邀張且告別問將何往曰弟陝中產將歸去矣君每以對面不覿爲悵今請一識數歲之友他日可相認耳張四顧都無所見胡曰君試開寢室門則弟在焉張如其言推屏一覷則內有美少年相視而笑衣裳楚楚眉目如畫轉瞬之間不復覩矣張反身而行卽有履聲藉藉隨其後曰今日釋君憾矣張依戀不忍別胡曰離合自有數何容介介乃以巨觥勸酒飲至中夜始以紗燭導張歸及明往探則空房冷落而已後道一先生爲

數千里而往視弟亦可爲跫然足音矣胡若在必不令有此一行也兄弟之情何遂不及於朋友況學使而不及一狐哉

西川學使張清貧猶昔因往視弟頗望頗奢月餘而歸甚違初意咨嗟馬上咨嗟偶忽一少年騎青駒躡其後張回顧見裘馬甚麗意甚駿雅遂與間語少年察張不豫詰之張因欷歔而告以故少年亦爲慰藉同行里許至歧路中少年乃拱手別曰前途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乞笑納也復欲詢之馳馬逕去張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許見一蒼頭持小簏子獻於馬前曰胡四相公敬致先生張豁然頓悟受而開視則白鏹滿中及顧蒼頭已不知所之矣

開首便大書特書曰學使張道一之仲兄即放下敘
入諸狐交狐一事幾乎上下分成兩橛令人將以此
一句為贅疣矣乃讀至終篇而知通幅精神皆從此
一句生出古史之筆也爰為之解曰既亡兄弟繼少
知交有狐綏綏量殊倚邂逅相遇旨酒嘉肴非吾
族類不啻同胞故人一物聊以解嘲

跫然【莊子】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嗒若喪偶【莊子】嗒焉若喪其偶學使張道
一未詳○按蔡燕張并祉先生名四教順治丙戌進
士官翰林兵備道曾視學政有道一或其別號與
暴客易繫辭重門擊柝以待||莫逆見卷三胡氏黃巢反唐僖宗紀||善騎

射任俠屢舉進仕不第于乾符二年與王仙芝作亂仙芝敗巢自稱衝天大將軍入據長安帝走興元巢僭稱大齊皇帝李克用引兵奮擊敗全忠巢將林言斬巢兄弟妻子以降

楚楚 詩曹風蜉蝣之羽衣裳丨丨傳丨丨鮮明貌○說文合五采鮮色為䌙詩云衣裳䌙䌙徐日今詩作丨丨假借也

介介 見卷一青鳳

芥蒼頭 見前孤諧

仇大娘

仇仲晉人忘其郡邑值大亂為寇俘去二子福祿俱幼繼室邵氏撫雙孤遺業幸能溫飽而歲屢祲豪強者復凌藉之遂至食息不保仲叔尚廉利其嫁屢勸駕而邵氏大志不搖廉陰券於大姓欲強奪之關說已成而他

層波疊浪時起時伏

有如長江東下衆水趨歸或則渟爲淵或則會爲滙然後奔騰曲折而入于海此爲宇宙大觀

人不之知也里人魏名夙狡獪與仲家積不相能事事思中傷之因邵寡僞造浮言以相敗辱大姓聞之惡其不德而止久之廉之陰謀與外之飛語邵漸聞知寃結胸懷朝夕隕涕四體漸以不仁委身牀榻福甫十六歲因縫紉無人遂急爲畢婚婦姜秀才屺瞻之女頗稱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用漸裕乃使祿從師讀魏忌嫉之而陽與善頻招福飲福倚爲腹心之交魏乘間告曰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生產弟坐食一無所操作賢夫婦何爲作馬牛哉且弟買婦將大耗金錢爲君計不如

早析則貧在弟而富在君也福歸謀諸婦婦咄之奈魏日以微言相漸漬福惑焉追以已意告母母怒詬罵之福益恚輒視金粟爲他人之物也者而委棄之魏乘機誘與博賭倉粟漸空婦知而未敢言旣至糧絕母駭問始以實告母憤怒而無如何遂析之幸姜女賢旦夕爲母執炊奉事一如平日福旣析益無顧忌大肆淫賭數月間田產悉償戲債而母與妻皆不及知福貲旣罄無所爲計因叅妻衣貲而苦無受者邑人趙閻羅原漏網之巨盜武斷一鄉固不畏福言之食也慨然假貲福持

去數日一空意踟躕將背盟趙横目相加福大懼賺妻付之魏聞竊喜急奔告姜實將傾敗仇也姜怒訟與福懼甚亡去姜女至趙家始知爲壻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初慰諭之不聽旣咸逼之益駡大怒鞭撻之終不肯服因拔笄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趙急以帛束其項猶冀從容而挫折焉明日牒已至趙行殊不置意官驗女傷重命笞之隷相顧無敢用刑官入聞其横暴至此益信大怒喚家人出立斃之姜遂舁女歸自姜之訟也邵氏始知福不肖狀一號幾絶冥然大漸

此○魏○之○力○也○

祿時年十五煢煢無以自主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於遠郡性剛猛每歸寧餽贈不滿其意輒迕父母往往以憤去仲以是怒惡之又因道遠遂數載不一存問邵氏垂危魏欲招之來而啟其手適有貿販者與大娘同

又頼此人出力

里便托寄語大娘且歆以家之可圖數日大娘果與少子至入門見幼弟侍病母景象慘澹不覺悽惻因問弟福祿備告之大娘聞之忿氣塞吭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躪至此吾家田產諸賊何得賺去因入廚下爇火炊糜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啖已忿出詣邑投狀

訟諸博徒衆懼斂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邑令拘甲乙等各加杖責田產殊置不問大娘憤不已率子赴郡郡守最惡博者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慷慨守為之動判令邑宰追田給主仍懲仇福以儆不肖既歸邑宰奉令敲比於是故產盡反大娘時〔此貎之力也〕已久寡乃遣少子歸且囑從兄務業勿得復來大娘由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有條母大慰病漸瘥家務悉委大娘里中豪強少見凌暴輒握刀登門侃侃爭論罔〔大娘周到〕不屈服居年餘田產日增時市藥餌珍肴饋遺姜女又

不必娶嫁不顧也

見祿漸長成頻囑媒爲之覓姻魏告人曰仇家産業悉屬大娘恐將來不可復返矣人咸信之故無肯與論婚者有范公子子文家中名園爲晉第一園中名花夾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悞入之値公子私宴怒執爲盜杖幾死會清明祿自塾中歸魏引與遊遨遂至園所魏故與園丁有舊放令入周歷亭榭俄至一處溪水洶湧有畫橋朱楹通一漆門遥望門內繁花如錦蓋卽公子內

又賴此人消引

齋也魏紿之曰君請先入我適欲私焉祿信步尋橋入戶至一院落聞女子笑聲方停步間一婢出窺見旋踵

即返祿始駭奔無何公子出叱家人縮索逐之祿大窘自投溪中公子反怒爲笑命諸僕引出見其容裳都雅便令易其衣履曳入一亭詰其姓氏藹容温語意甚親暱俄趨入內旋出笑握祿手過橋漸達曩所祿不解其意逡巡不敢入公子強曳入之見花籬內隱隱有美人窺伺既坐則羣婢行酒祿辭曰童子無知悞踐閨闥得蒙赦宥已出非望但願釋令早歸受恩非淺公子不聽俄頃肴炙紛紜祿又起辭以醉飽公子捺坐笑曰僕有一樂拍名若能對之即放君行祿唯唯請教公子云拍

名渾不似祿默思良久對曰銀成沒柰何公子大笑曰眞石崇也祿殊不解甚公子有女名蕙娘美而知書日擇良耦夜夢一人告之曰石崇汝壻也問何在曰明日落水矣早告父共以爲異祿適符夢兆故邀入內舍使夫人女輩共覘之也公子聞對而喜乃曰拍名乃小女所擬屢思而無其偶今得屬對亦有天緣僕欲以息女奉箕帚寒舍不乏第宅更無煩親迎耳祿惶然遜謝且以母病不能入贅爲辭公子姑令歸謀遂遣圉人負溼衣送之以馬旣歸告母母驚爲不祥於是始知魏氏險

雖有天緣却是對力何可忘此蹇

然因囚得吉亦置不讎但戒子遠絕而已踰數日公子又使人致意母母終不敢應大娘應之即倩雙媒納采焉未幾祿贅入公子家年餘遊泮才名籍甚妻弟長成敬少弛祿怒攜婦而歸母已杖而能行頻歲賴大娘經紀第宅亦頗完好新婦既歸婢僕如雲宛然有大家風焉魏又見絕嫉妒益深恨無瑕之可蹈時有巨盜事發遠竄乃誣祿寄貲祿依令徙口外范公子上下賄託僅以蕙娘免行田產盡沒入官幸大娘執析產書銳身告理新增良沃如干頃悉里福名母女始得安居祿自分

不反遂書離婚字付岳家令仃自去行數日至北都飯
於旅肆有丐子怔營户外貌絶類兄祿
因自述兄弟悲慘祿解複衣分數金囑令歸福泣受而
別祿至關外寄將軍帳下爲卒因祿文弱俾主支籍與
諸僕同棲止僕輩研問家世祿悉告之內一人驚曰是
吾兒也蓋仇仲初爲寇家牧馬後寇逃竄仲遂流徙關
外爲將軍僕向祿緬述始知眞爲父子抱首悲哀一室
爲之酸辛居無何將軍獲巨盜數十中有二人卽曩時
魏所誣祿之盜魁也既具供狀父子咸泣告將軍將軍

娘

爲之昭雪士聞命地方官贖業歸仇父子各喜祿細問家口爲贖身計乃知仲投將軍有年兩易配而無所出時方餘也祿遂治任返初福別弟歸蒲伏自投大娘奉母坐堂上操杖問之汝願受撲責便可姑留不然汝田產旣盡亦無汝啖飯之所請仍去福涕泣伏地願受笞大娘投杖曰賣婦之人亦不足懲但宿案朱消再犯首

（大娘能處事善了事）

官可耳卽使人往告姜姜女罵曰我是仇氏何人而相

（大娘居心良苦）

告也大娘頻述告福而揶揄之福慚愧不敢出氣居半年大娘雖給奉周備而役同厮養福操作無怨詞託以

金錢輒不苟大娘察其無他乃白母求姜女復歸母意其不可復挽大娘曰不然渠如肯事二主楚毒豈肯自羅要不能不有此念耳遂率弟躬往負荊岳父母誚讓艮切大娘叱使長跪然後請見姜女請之再四堅避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唾罵福慚汗無以自容姜母始曳令起大娘請問歸期女曰向受姊惠甚多今承尊命豈復有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且恩義已絕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妾往奉事老母較勝披削足矣大娘代白其悔為翼日之約

大娘平情若衡照理如鏡

直不能不有

此念

而別次朝以乘輿取歸母逆於門而跪拜之女伏地大哭大娘勸止置酒爲歡命耀坐案側乃執爵而言曰我苦爭者非自利也今弟悔過貞婦復還請以簿籍交納我以一身來仍以一身去耳夫婦皆興席改容羅拜哀泣大娘乃止居無何昭雪之命下不數日田宅悉還故主魏大駭不知其故自恨無術可以復施適西鄰有回祿之變魏托救焚而往暗以編菅爇祿第風又暴作延燒幾盡止餘福居兩三屋舉家依聚其中未幾福至相見悲喜初范公子得離書持商蕙娘蕙娘痛哭碎而投

諸地父從其志不復強祿歸聞其未嫁喜如岳所公子知其屋災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葺敗堵福負鍤營築掘見窖鏹夜與弟共發之石池盈（掘窖魏之力也）（此石崇所）丈滿中皆不動尊也（固有）由是鳩工大作樓舍矗起壯麗擬於世胄祿感將軍義備千金往贖父福請行因遣健僕輔之以去（種種皆魏之力）祿乃迎蕙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歡騰大娘自居母家禁子省視恐人議其私也父既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辭兄弟告泣曰吾等非姊烏有今日大娘乃安之遣

人招子移家其居焉或問大娘異母兄弟何遂關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獸如此耳豈以人而效之福祿聞之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皆與已等魏自計十餘年禍之而益以福之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歡之因以賀仲階進備物而往福欲却之仲不忍拂受雞酒焉雞以布縷縛足逸入竈竈火燃布往棲積薪僮婢見之而未顧也俄而薪燄災舍一家惶駭幸手指衆多一時撲滅而廚中百物俱空矣兄弟皆謂其物不祥後值父壽魏復餽牽羊却之不得繫羊庭樹夜有

大義凜然不謂得諸婦人之口福祿聞之其

泣固宜乃我聞之而亦泣且願天下後世人聞之皆泣

一語收束全文

長篇大文止以二語收束

僮被僕毆忿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歎曰其福之不如其禍之也自是魏雖殷勤竟不敢受其寸縷甯厚酬之而已後魏老貧而作丐每周以布粟而德報之異史氏曰噫嘻造物之殊不由人也益讎之而益福之彼機詐者無謂甚矣顧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不更奇哉此可知盜泉之水一掬一汚也

禍之而益以福之得之旁觀者之言亦不過公道語耳惡足異所異者即出諸奸人之自計且合十餘年而適以滋其愧悔也由此觀之天下斷無能害人之

小人而小人當知返矣而凡處境者亦惟以塞翁得馬失馬之意靜以參觀失千人乎何尤得千人乎何德在我止安於義命彼小人者不必疾之已甚而所謂不惡而嚴者豈無道哉邵氏守貞不二而強奪之計起自蕭牆至鬩說已成亦將奈此大姓何也乃浮言胥動遂沮陰謀雖至四體不仁而大節之克全不得謂非蜚語之力矣姜女賢淑多能而淫賭之媒擲同孤注至食言不畏又將奈此閻羅何也乃奔告不遑遂能速訟雖至刺喉已透而完璧之能返不得謂

非告姜之力矣然而中傷之念已深狡獪之謀難測
邵既寞然大漸祿亦童子無知敵且隱然誰能辨此
彼大娘者剛猛既成于性怨望又積于心歆之以可
圖使其內亂不可謂不毒矣乃復產襲仇能作秦庭
之哭養親教弟不爲禽獸之行是欲招之來而啟其
爭實樹之敵而教其破也童子愎踐閨闥魏實紿之
縱令不執爲盜亦將自溺于溪初不謂天假之緣竟
以落水石崇而作東床佳壻也魏亦愧此舋修矣秀
才不出戶庭魏實啟之不有口外之行焉得長兄之

遇更不意兒尙有父兼獲曩時臣盜而遂北地偕歸
也魏又勞此推挽矣若夫昭雪之命方下回祿之變
旋生托救而來編菅以爇傷心一炬老屋三間魏之
毒謀遂至于此乃災能致福石可成金財囤聚於石
祟運亦轉於丐子石池盈丈滿中皆不動尊不魏名
之拜賜而誰拜哉君子觀於雞酒之受舍災於薪牽
羊之受僮死於索羂歎盜泉之水不可試捌遠小人
不惡而嚴禍福之說猶其後巳大娘忿氣塞吭直詞
抗宰握刀爭論屈服豪强以爲仇業悉歸我亦將信

乃遣歸少子獨止母家賴其經營乃能完好操杖役杖既擒縱之自如來護復差亦權衡之悉協而執爵數語功成恩退且能潔身以一身來以一身去自古勳成殊少此智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搢紳家且多效之奈何兩間奇氣獨得之婦人乎不有疾風焉知勁草不至寒歲焉識孤松故吾謂能復仇氏之業者全賴大娘而能成大娘之名者則全賴魏名也

關說〔史記梁孝王世家〕有所關說于景帝 不相能〔左襄公二十一年〕范宣子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 飛語〔史記灌夫傳〕乃有飛語 私〔左襄公十五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注私溲也

渾不似席上腐談王昭君琵琶壞使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没奈何堅瓠集張循王浚家多銀每十兩鑄一球目爲没奈何籍甚前漢陸賈傳賈遊忻公卿間聲名籍甚

營晉書惸怖怔營不動尊清異錄宣武民子薄遊妓求斂奩辭之姥曰郎君家庫許多青銅名爲不動尊風流抛散能使幾何盜泉尸子孔子至于勝母暮矣而不宿過盜泉渴矣而不飲盖惡其名也

豪強見卷三魯公女勸駕見卷二香玉食言書湯誓朕不丨丨注丨丨言已吐而復吞之也

异見卷一嬌娜石崇晉丨丨傳崇字季倫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以平吳功封安鄉侯息女見卷二嬰寧入贅見卷二蓮香納采見卷三陳雲棲

問名注昭雪見卷一珠兒挪揄見卷一山道士勞廝養見前續黃粱負荊見卷三曾友于披削丨謂丨緇丨髮也回祿左傳昭十八年鄭禳火于元冥丨丨注丨丨火神也

如烟而散不復成形

編菅左傳昭二十七年或取一丨丨焉注丨丨苫也

李伯言

李生伯言沂水人抗直有肝膽忽暴病家人進藥却之曰吾病非藥餌可療陰司閻羅缺欲吾暫攝其篆耳勿埋我宜待之是日竟死騶從導去入一宮殿進服冕隸胥祗候甚肅案上簿書叢沓一宗江南某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八十二人鞫之佐證不誣按冥律宜炮烙堂下有銅柱高八九尺圍可一抱空其中而熾炭焉表裏通赤羣鬼以鐵蒺藜撻驅使登手移足盤而上甫至頂則

冥開除却一色鬼

烟氣飛騰崩然一響如爆竹人乃墮團伏移時始復蘇又撻之爆墮如前三墮則匝地如烟而散不能復成形矣又一起爲同邑王某被婢父訟盜占生女王即生姻家先是一人賣婢王知其所來非道而利其直廉遂購之至是王暴卒越日其友周遇於途知爲鬼奔避齋中王亦從入周懼而視問所欲爲王曰煩作見證於冥司耳驚問何事曰余婢實價購之今被誣控此事君親見之惟借季路一言無他說也周固拒之王出曰恐不由君耳未幾周果死同赴閻羅質審李見王隱存左袒意

火生殿○

遂消他念

陰曹有此

公道乃彰

天下貪邪

之言幸而

堂上無此

火天下屈

抑之民不

幸而堂上

無此火

忽見殿上火生欻燒梁棟李大駭側足立吏急進曰陰曹不與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他念則火自熄（如此言則人世只是私意充塞耳）李斂神寂慮火頓滅已而鞫狀王與嬋爭父反復相詰問周周以實告王以故犯論笞訖遣人俱送回生周與王皆三日而甦李視事畢輿馬而返中途見缺頭斷足者數百輩伏地哀鳴停車研詰則異鄉之鬼思踐故土恐關隘阻隔乞求路引李曰余攝任三日已解任矣何能爲力衆曰南村胡生將建道場代囑可致李諾之至家騶從都去李乃魅胡生字水心與李善聞李再生便

閨房一語遂播幽冥屋漏之間獨有君子

詣探省李遽問清醮何時胡訝曰兵燹之後妻孥瓦全向與室人作此願心未向一人道也何知之李具以告胡歎曰閨房一語遂播幽冥可懼哉乃敬諾而去次日如王所王猶偃臥見李肅然起敬申謝佑庇李曰法律不能寬假今幸無恙乎王云已無他症但笞創膿潰耳又二十餘日始痊臀肉腐落瘢痕如杖者

異史氏曰陰司之刑慘於陽世責亦苛於陽世然關說不行則受殘酷者不怨也誰謂夜臺無天日哉第恨無火燒臨民之堂廨耳

攝篆見卷一考城隍　炮烙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名丨丨之

刑　鉄蒺藜前漢晁錯傳具藺石布渠荅註渠荅丨丨丨也〇又隋書煬帝紀帝征遼東置丨丨丨于要路水中刺人馬　爆竹荊楚歲時記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雞鳴而起先于庭前丨丨以辟山臊惡鬼〇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人焉長尺餘一足性不畏人犯之令人寒熱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烞熚有聲而山臊驚憚後人遂象其形以火藥爲之　季路一言左傳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丨丨要我吾無盟矣　左祖見卷四冊胡　道場指月錄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居天台二十二年建大丨丨一十二所　清醮見卷二嬰帝　兵燹見卷二張誠　瓦全北史魏宗室傳景皓曰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丨丨　無恙見卷二珠兒　鬬說見前仇大娘

夜臺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丨丨按墓穴曰丨丨一曰長夜

黃九郎

何師參字子蕭齋於苕溪之東門臨曠野薄暮偶出見婦人跨驢來少年從諸其後婦約五十許意致清越轉視少年年可十五六丰采過於姝麗何生素有斷袖之癖睹之神出於舍翹足目送影滅方歸次日早伺之落日冥濛少年始過生曲意承迎笑問所來答以外祖家生請過齋少憩辭以不暇固曳之乃入略坐興辭堅不可挽生握手送之殷囑便道相過少年唯唯而去生由是凝思如渴往來眺注足無停趾一日日銜半規少年

禽處而獸愛之極鄙褻事偏說得極風雅

歘至大喜要入命館僮行酒問其姓字答云黃姓第九童子無字問過往何頻曰家慈在外祖家常多病故數省之酒數行欲辭去生捉臂遮留下管鑰九郎無如何赬顏復坐挑燈共語温若處子而詞涉游戲便含羞面向壁未幾引與同衾九郎不許堅以睡惡爲辭強之再三乃解上下衣著袴臥牀上生滅燭少時移與同枕曲肘加髀而狎抱之苦求私暱九郎怒曰以君風雅士故〔一○名○字○來○直○是〕〔○禽○獸○之○行○直○殊○玷○辱○風○雅二○字〕與流連乃此之爲是禽處而獸愛之也未幾晨星熒熒九郎逕去生恐其遂絕復何之蹀躞凝盼目穿北斗過

極蘊藉

則將應之曰不在此何必親愛

此日僕何惜不惜其

數日九郎始至逆謝過強曳入齋促坐笑語竊幸其不念舊惡無何解履登床又撫哀之九郎曰纏綿之意已鏤肺鬲然親愛何必在此生甘言糾纏但求一親玉肌九郎從之生俟其睡寐潛就輕薄九郎醒攬衣遽起乘夜遁去生邑邑若有所亡忘啜廢枕日漸委悴惟日使齋僮邏偵焉一日九郎過門即欲逕去僮牽衣入之見生清癯大駭慰問生實告以情淚涔涔隨聲零落九郎細語曰區區之意實以相愛無益於弟而有害於君故不爲也君既樂之僕何惜焉生大悅九郎去後病頓減

無益於弟也後曰君勿悔勿悔其有禍於君也語則單承意則雙到

微笑不答有斷袖之癖者所重固不在彼

數日平復九郎果至遂相繾綣曰今勉承君意幸勿以此為常既而曰欲有所求肯為力乎問之答曰母患心痛惟太醫齊野王先天丹可療君與善當能求之生諾之臨去又囑生入城求藥及暮付之九郎喜上手稱謝又強與合九郎曰勿相糾纏請為君圖一佳人勝弟萬萬矣生問誰何曰有表妹美無倫倘能垂意當執柯斧生微笑不答九郎懷藥便去三日乃來復求藥生恨其遲詞多誚讓九郎曰本不忍禍君故疎之既不蒙見諒請勿悔焉由是燕會無虛夕凡三日必一乞藥齊怪其

頻曰此藥未有過三服者胡久不瘥因裹三劑並授之又顧生曰君神色黯淡病乎曰無脈之驚曰君有鬼脈病在少陰不自慎者殆矣歸語九郎九郎歎曰良醫也我實狐恐不爲君福生疑其誑藏其藥不以盡予慮其弗至也居無何果病延齊診視曰曩不實言今魂氣已遊墟莽秦緩何能爲力九郎日來省視曰不聽吾言果至於此生尋卒九郎痛哭而去先是邑有某太史少與生共筆硯十七歲擢翰林時秦藩貪暴而賂朝士無有言者公抗疏劾其惡以越俎免藩陞是省中丞日伺公

名士如此死不足惜

隙公少有英稱曾邀叛王靑盼因購得舊所往來札脅公公懼自經夫人亦投繯死公越宿忽甦曰我何子蕭也詰之所言皆何家事方悟其借軀返魂留之不可出奔舊舍撫疑其詐必欲排陷之使人索千金於公公僞諾而憂悶欲絕忽通九郎至喜共話言悲懼交集既欲復狎九郎曰君有三命耶公曰余悔生勞不如死逸因訴冤苦九郎悠然以思少間曰幸復生聚君曠無偶前言表妹慧麗多謀必能分君憂欲一見顏色曰不難明日將取伴老母此道所經君僞爲弟也兄者我假渴而

冷語可畏

取則古人語意與折

醜本露盡

何肖便死

出之頗費之計何事不可爲

簡老

魂雖何子蕭而軀則太史也故薦人自代之謀得成不然雖日睹仙人亦終徵笑不答耳不見撫公既得九郎而覦侍妾十餘皆同塵土矣

求飲焉君曰驢子亡則諾也計已而別明日亭午九郎果從女郎經門外過公拱手絮絮與語略睨女郎娥媚秀曼誠仙人也九郎索茶公請入飲九郎曰三妹勿訝此兄盟好不妨少休止扶之而下繫驢於門而入公自（只是要死偏不）起瀹茗因目九郎曰君前言不足以盡今得死所矣女（昔死身雖不死心已早死不死之死後人笑死）似悟其言之為己者離榻起立嚶喔而言曰去休公外（此則名士故態而大史）顧曰驢子其亡九郎火急馳出公擁女求合女顏色紫（公之品行喪盡矣且自言曰侮生勞不如死適今謂）變窘若囚拘大呼九兄不應曰君自有婦何喪人廉恥（主姑不如死潔也蓋果死則斷袖之癖只名上常之）也公自陳無室女曰能矢河山勿令秋扇見捐則惟命

昔之名士今之太史勿作美滿語看吾謂與其兼二不如止一與其有今不如仍昔昔者固然今者難必古人老終惟防蕩佚

是聽公乃誓以皦日女不復拒事已九郎至女色然怒讓之九郎曰此何子蕭昔之名士今之太史與兄最善其人可依即聞諸妗氏當不相見罪日向晚公要遮不聽去女恐姑母駭怪九郎銳身自任跨驢逕去居數日有婦攜婢過年四十許神情意致雅似三娘公呼女出窺果母也瞥睹女怪問何得在此女慚不能對公邀入拜而告之母笑曰九郎稚氣胡再不謀女自入廚下設食供母食已乃去公得麗偶頗快心期而惡緒縈懷恒蹙蹙有憂色女問之公緬述顛末女笑曰此九兄一人

如此復讎亦大異真然無足異也寡安酖毒余聞之矣況比頑童乎

可得解君何憂公詰其故女曰聞撫公溺聲歌而比頑童此皆九兒所長也投所好而獻之怨可消讎亦可復

見凡獻溺者不惟報怨直是復

公慮九郎不肯女曰但請哀之越日公見九郎來肘行而逆之九郎驚曰兩世之交但可自效頂踵所不敢惜何忽作此態向人公具以謀告九郎有難色女曰妾失身於郎誰實爲之脫令中途彫喪焉置妾也九郎不得巳諾之公陰與謀馳書於所善之王太史而致九郎焉王會其意大設招撫公飲命九郎飾女裝作天魔舞宛然美女撫惑之亟請於王欲以重金購九郎惟恐不得

此公已無二命矣

當王故沉思似難之遲之又久始將公命以進撫臺面郤頓釋自得九郎動息不相離侍妾十餘視同塵土九郎飲食供具如王者賜金萬計半年撫公病九郎知其去冥路近也遂輦金帛假歸公家既而撫公薨九郎出貲起屋置器畜婢僕母子及妗並家焉九郎出輿馬甚都人不知其狐也余有笑判並志之

男女居室爲夫婦之大倫燥溼互通乃陰陽之正竅迎風待月尚有蕩檢之譏斷袖分桃難免掩鼻之醜人必力士鳥道方可生開洞非桃源漁篙寧容悞入

今某從下流而忘反舍正路而不由雲雨未興輒爾上下其手陰陽反背居然表裏爲好華池置無用之鄉謬說老僧入定鑾洞乃不毛之地遂使彤帥稱戈鑿赤兎於轅門如將射戟探大弓於國庫直欲斬關或是監內黃鱣訪勿交於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鑽報於來生彼黑松林戎馬頻來固相安矣設黃龍府潮水忽至何以禦之宜斷其鑽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

斷袖 前漢佞幸傳哀帝與董賢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而斷袖因恐驚寐也 奏綬 左成公十

年〕晉侯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　**色然**〔莊子〕色然而怒　**胡再不謀**〔左襄二十四年〕公孫同乘兒弟也胡再不謀　**天魔舞**〔元史〕順帝以官女十六人按舞名曰天魔舞　**分桃**〔說苑〕彌子瑕食桃而甘以其半啖衞君後得罪君曰是固以餘桃啖我者　**越俎**見卷三紅王代庖注

邑邑見卷二嬰寧　**邐偵**見卷三竹青　**淸癯**前漢司馬相如傳形容其癯注丨瘠也

青盼見卷四阿纖白眼　**投繯**見卷三五通　**亭午**見卷一王成　**秋扇見捐**見卷四阿纖　**皦日**詩王風謂予不信有如丨丨　**妗氏**見卷一賈兒　**迎風待月**〔會眞記〕鶯鶯詩待月西廂下丨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烏道**見卷十馬介甫　**桃源**見卷三王者　**上下其手**見左傳襄二十六年此借用　**入定**〔傳燈錄〕智隍禪師菴居二十年無策禪師往問日在此作甚麽障日丨丨　蠻洞茅君內傳鬼神所治有二十八洞有六洞皆外

國兒所不治大戌鳥獸蠻裸是也**不毛之地**〔公羊傳〕宣十二年錫之｜｜｜注｜｜｜者墝确不生五穀也**赤兔**〔魏志〕呂布有駿馬名｜｜能馳城飛塹語云人中有呂布馬中有｜｜云**射戟**〔蜀志〕袁術將紀靈攻劉備呂布曰布不喜合戰但喜解鬪觀布｜｜小支中者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一發正中戟支靈等悉解去後曹操擊布降之布曰明公所患不過于布今布服矣今布騎將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時劉備在坐布顧謂曰元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之于丁建陽董卓之事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猶記轅門｜｜時否遂被殺**探大弓于國庫**〔左傳〕定八年陽虎如公宮竊寶玉大弓以出**斬關**〔左傳〕襄二十三年臧紇｜鹿門之｜以出**或是監內黃鱣訪知交於昨夜**耳談南京有王祭酒嘗私一監生其人夢鱣出袴下以語人人為謔語曰某人

一夢最曉蹊蹺黃鐘鑽臀事可疑想分明王家朱李索是監中王學士夜深來訪舊相知

鑽報子來生（晉書）王戎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必鑽其核　黑松林遊記見西此借　黃龍府在遼東開元城外見宋史此借用

金陵女子

沂水居民趙某以故自城中歸見女子白衣哭路側甚哀覗之美悅之凝注不去女垂涕曰夫夫也路不行而顧我趙曰我以曠野無人而子哭之慟實愴於心女曰夫死無歸是以哀耳趙勸其復擇良匹曰渺玆一身其何能擇如得所託媵之可也趙忻然自薦女從之趙以

去家遠將覓代步女言無庸乃先行飄忽若奔至家操井臼甚勤積二年餘謂趙曰感君戀戀很相從忽已二年今宜且去趙曰曩言無家今焉往曰彼時漫爲是言耳何得無家身父貨藥金陵倘欲再晤可載藥往當助資斧趙經營爲貰輿馬女辭之出門逕去追之不及瞬息遂杳居久之頗涉懷想因市藥詣金陵寄貨旅邸詣衢市忽藥肆一翁望見曰壻至矣延之入女方浣裳庭中見之不言亦不笑浣不輟趙銜恨遽出翁又曳之返之不顧如初翁命治具作飲謀厚贈之女止之曰渠福

薄多將不任宜少慰其苦幸再檢十數醫方與之便喫著不盡矣翁問所載藥女云已售之矣直在此翁乃出方付金送趙歸試其方有奇驗沂水尚有能知其方者以蒜臼擣茅簷雨水洗疣贅其方之一也㠪效

王漁洋云女子大笑元

夫夫 禮檀弓曾子指子游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 喫著不盡 宋史王曾省廷試皆爲首劉子儀曰狀元一生喫著不盡曾曰生平之志不在溫飽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代步 見卷二鳳陽士人 治具 見卷陸判

連瑣

承上二句而楊言之

孤寂如驚幽恨如縣十四字已是寫足楊之續句特從空處發其餘意耳

楊于畏移居泗水之濱齋臨曠野牆外多古墓夜聞白楊蕭蕭聲如濤湧夜闌秉燭方復悽斷忽牆外有人吟曰元夜淒風卻倒吹流螢惹草復沾幃反復吟誦其聲哀楚聽之細婉似女子疑之明日視牆外並無人跡惟有紫帶一條遺荊棘中拾歸置諸窗上向夜二更許又吟如昨楊移杌登望吟頓輟悟其為鬼然心向慕之次夜伏伺牆頭一更向盡有女子珊珊自草中出手扶小樹低首哀吟楊微嗽女急入荒草而沒楊由是伺諸牆下聽其吟畢乃隔牆而續之曰幽情苦緒何人見翠袖

眞能道其所欲道而復道其所不能道者矣芒吟者過斯風雅能不惠然肯來耶狂生囉嗹亦情所不能自已者而紫帶復繫又不得謂非緣也雖無魚水之懼已在琴瑟之數矣兆弱質忍

單寒月上時久之寂然楊乃入室方坐忽見麗者自外來斂衽曰君子固風雅士妾乃多所畏避楊喜拉坐瘦怯凝寒若不勝衣問何居里久寄此間答曰妾隴西人隨父流寓十七暴疾殂謝今二十餘年矣九泉荒野孤寂如鶩所吟乃妾自作以寄幽恨者思久不屬蒙君代續懽生泉壤楊欲與懽蹙然曰夜臺朽骨不比生人如有幽懽促人壽數妾不忍禍君子也楊乃止戲以手探胸懷則雞頭之肉依然處子又欲視其裙下雙鉤女俛首笑曰狂生太囉嗹矣楊把玩之則見月色錦襪約綵

使之受屈於輿臺鬼哉夢去鋤兒呼來將伯實刀似妾亦各酬以所好焉耳卒之青鳥雙鳴紅顏再世十餘年如一夢樂今朝而悲往昔豈能忘翠袖單寒時耳

綵一綹更視其一則紫帶繫之問何不俱帶曰昨宵畏君而避不知遺落何所楊曰爲卿易之遂即窗上取以授女女驚問何來因以實告乃去綫束帶既翻案上書忽見連昌宮詞慨然曰妾生時最愛讀此今視之殆如夢寐與談詩文慧黠可愛剪燭西窗如得良友自此每夜但聞微吟少頃即至輒囑曰君秘勿宣妾少膽怯恐有惡客見侵楊諾之兩人懽同魚水雖不至亂而閨閣之中誠有甚於畫眉者女每於燈下爲楊寫書字態端媚又自選宮詞百首録誦之使楊治棋枰購琵琶每夜

始作蕉窗零雨之曲繼而曉苑鶯聲之調上映流鶯惹草之句下伏青鳥鳴樹之根文之點染在此交之脈絡亦在此

教楊手談不則挑弄絃索作蕉窻零雨之曲酸人胸臆楊不忍卒聽則爲曉苑鶯聲之調頓覺心懷暢適挑燈作劇樂輒忘曉覷窗上有曙色則張皇遁去一日薛生造訪值楊晝寢覘其室琵琶棋局具在知非所善又翻書得官辭見字跡端好益疑之楊醒薛問戲具何來荅欲學之又問詩卷托以假諸友人薛反覆檢玩見最後一葉細字一行云某日月連瑣書笑曰此是女郎小字何相欺之甚楊大窘不知置詞薛詰之益苦楊不以告薛執卷挾之楊益窘遂告之薛求一見楊因述所囑薛

仰慕殷切楊不得已諾之夜分女至爲致意焉女怒曰所言伊何乃已喋喋向人楊以實情自白女曰與君緣盡矣楊百辭慰解終不懽起而別去曰妾暫避之明日薛來楊代致其不可薛疑支托暮與窗友二人來淹留不去故撓之恒終夜譁大爲楊生白眼而無如何衆見數夜杳然寖有去志喧囂漸息忽聞吟聲共聽之悽婉欲絕薛方傾耳神注內一武友王生掇巨石投去大呼曰作態不見客甚得好句嗚嗚惻惻使人悶損吟頓止衆甚怒之楊恚憤見於詞色次日始共去楊獨宿空齋

趑趄之態活現紙上

曲折纏綿委婉動聽如聞其聲如見其形

冀女復來而殊無影跡踰二日女忽至泣曰君致惡賓幾嚇煞妾楊謝過不遑女遽出曰妾固謂緣分盡也從此別矣挽之已渺由是月餘更不復至楊思之形銷骨立莫可追挽一夕方獨酌忽女子搴幃入楊喜極曰卿見宥耶女涕垂膺默不一言亟問之欲言復忍曰負氣去又急而求人難免愧恧楊再三研詰乃曰不知何處來一齷齪隸逼充媵妾顧念清白裔豈屈身輿臺之鬼然一綫弱質烏能抗拒君如齒妾在琴瑟之數必不聽自爲生活楊大怒憤將致死但慮人鬼殊途不能爲力

傳神之筆

間

此時秀才休矣須讓惡賓出色

女曰來夜早眠妾邀君夢中耳於是復共傾談坐以待曙女臨去囑令晝眠留待夜約楊諾之因於午後薄飲乘醺登榻蒙衣偃臥忽見女來授以佩刀引手去至一院宇方闔門語聞有人搭石撾門女驚曰讎人至矣楊啟戶驟出見一人赤帽青衣蝟毛繞喙怒咄之隸橫目相讎言詞兇謾楊大怒奔之隸捉石以投驟如急雨中楊腕不能握刄方危急間遥見一人腰矢野射審視之王生也大號乞救王生張弓急至射之中股再射之殪楊喜感謝王問故具告之王自喜前罪可贖遂與共

入女室女戰惕羞縮逡立不作一語案上有小刀長僅尺餘而裝以金玉出諸匣光鑑毫芒王贊歎不釋手與楊略話見女慚懼可憐乃出分手去楊亦自歸赴牆而仆於是驚寤聽村雞已亂唱矣覺腕中痛甚曉而視之則皮肉赤腫亭午王生來便言夜夢之奇楊曰未夢射否王怪其先知楊出手示之且告以故王憶夢中顏色恨不眞見自幸有功於女復請先容夜間女來稱謝楊歸功王生遂達誠懇女曰將伯之助義不敢忘然彼赳赳妾實畏之既而曰彼愛妾佩刀刀實妾父出粵中百

美人贈寶刀此夢中顏色差得多少想趙趙者常佩之不復如投石時嗔其作態不見客也

金購之妾愛而有之纏以金絲辮以明珠大人憐妾夭亡用以殉葬今願割愛相贈見刀如見妾也次日楊申致此意王大悅至夜女果攜刀來曰囑伊珍重此非中華物也由是往來如初積數月忽於燈下笑而向楊似有所語面紅而止者三生抱問之荅曰久蒙眷愛妾受生人氣日食烟火白骨頓有生意但須生人精血可以復活楊笑曰卿自不肯豈我故惜之女曰妾接後君必有廿餘日大病然藥之可愈遂與爲懽既而著衣起又曰尚須生血一點能拚痛以相愛乎楊取利刃刺臂出

如聞鈞天廣樂之聲戛然而止

血女臥榻上使滴臍中乃起曰妾不來矣君記取百日之期視妾墳前有青鳥鳴於樹巔即速發冢楊謹受教出門又囑曰慎記勿忘遲速皆不可乃去越十餘日楊果病腹脹欲死醫師投藥下惡物如泥浹辰而愈計至百日使家人荷鍤以待日既酉果見青鳥雙鳴楊喜曰可矣乃斬荆發壙見棺木已朽而女貌如生摩之微溫蒙衣舁歸置煖處氣咻咻然細於屬絲漸進湯酏半夜而蘇每謂楊曰十餘年如一夢耳

王漁洋云結盡而不盡甚妙

青鳥來報應從酉至毋遽來

雞頭〔大寶遺事〕明皇於華淸宮別疏溫泉楊貴妃新浴後對鏡句面袒露一乳明皇捫弄云軟溫新剝雞頭肉 **惡客**〔前漢公孫宏傳〕甯逢惡賓無逢故人 **蝟毛繞喙**〔南史〕梁鮑泉征長沙不克元帝責之曰鬚如丨丨徒勞丨丨 珊珊見卷二魯公女 **若不勝衣**〔禮記檀弓〕趙文子退然如不丨丨 **夜臺**見前伯言 李 **息女**見卷二嬰寧 **蒼頭**見前狐諧 **吐納**〔莊子刻意篇〕吹呴呼吸丨故丨新此導引之術養形之人 **黃庭**〔集仙錄〕晉魏夫人學道景林眞人授以丨丨內景經 **梯航**〔玉悼詩〕正煩烟火通靑海未用丨丨致白環 **促裝**見卷一嬌娜 **刺刺不能休**見卷三苗生 **代步**見卷二鳳陽士人 **廣寒宮**見卷一勞山道士霓裳注 **章**見卷三保任 **吃吃**見卷一瞳人語 **冷如兒手聲強來捉人臂**〔世說〕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小有牾逆于螭便作色不夷司亦覺惡便與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作

與老兒計螭攫其手曰丨丨丨丨丨 尤物（左傳昭二十八年叔
丨丨丨○按聲字晉人以語爲助
向欲娶子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夫有丨丨能合我眞
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注丨異也

倜銷魂香（麗情集詹天游風流才思不減昔人故宋
駙馬楊家有十姬皆絕世分粉兒者尤絕
一日招天游飲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粉兒口占一
詞曰淡淡春山兩點靑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
一窩雲白耦香巾見西子紅杏花下見昭君不曾眞
倜也銷魂楊遂以粉兒贈之曰令天游眞倜銷魂也

待漏丨見卷一妖術○唐元和初置丨丨院見國史補宋王禹偁有丨丨院記

赤松（列仙傳）丨丨子神農時雨師也後至崑崙山西母石室在中隨
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去○史記張良曰
願棄人間事從丨丨子遊耳○按晉黃初平亦號丨丨子

明見卷二 纓穿

合巹見卷二 嬌

永訣見卷二 蓮香

拔宅飛昇（大淸記）許眞君丨丨上昇惟車轂錦帷墮故宅○宋元詳

山人詩仙詔未頒遲 枚宅家貧猶恋一溪桃 寒暄見卷二鳳陽士人 折白謎〔說文〕謎隱語也文心雕龍謎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 坌息未詳○韻會丨音坌娶也後漢禰衡傳溢氣坌涌 回祿見前大娘 仇無恙見卷二珠見 絡類篇丨音槲綵十為綸綸十為丨 連昌宮詞〔唐元稹作〕剪燭西窗〔李商隱詩何當共剪西窗燭〕魚水〔管子齊桓公使管仲求寗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婢子曰浩浩乎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注丨丨倫人配偶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畫眉〔前漢張敞傳敞為京兆尹為婦丨丨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于丨丨者上弗責備也〕手談〔語林王中郎以圍棊為坐隱支道林以圍棊為丨丨○羣仙傳待詔王積薪夜宿村店聞姑婦隔壁圍棊及明視之無棊具問之曰棊丨丨也〕白眼見卷四阿織 齷齪〔正韻〕丨丨急促局狹貌亦作握齪史記司馬相如傳委瑣握齪 與

臺左傳昭七年丨臣僕僕臣丨注丨衆臺見卷四也謂佐阜舉衆事也丨給丨厮役也殪五逝亭午見卷一王成先容見卷一陸判將伯之助詩小雅丨丨丨予赳赳詩周南丨丨武夫傳丨丨武貌割愛見卷三石濤虛浹辰左傳成九年丨丨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注丨周而也丨日辰也丨丨謂自子至亥十二日也舁見卷一嬌娜

白于玉

吳青菴筠少知名葛太史見其文每嘉歎之託相善者邀至其家領其言論風采曰焉有才如吳生而長貧賤者乎因俾鄰好致之曰使青菴奮志雲霄當以息女奉巾櫛時太史有女絕美生聞大喜確自信既而秋闈被

一美字一喜字一信

字先伏于此下文無限妙緒由此而生

黜使人謂太史富貴所固有不可知者遲早耳請待我三年不成而後嫁於是刻志益苦一夜月明之下有秀才造謁白皙短鬢細腰長爪詰所來自言白氏字于玉略與傾談豁人心胸悅之留同止宿遲明欲去生囑便道頻過白感其情殷願即假館約期而別至日先一蒼頭送炊具來少間白至乘駿馬如龍生另舍舍之白命奴牽馬去遂共晨夕忻然相得生視所讀書並非常所見聞亦絕無時藝詫而問之白笑曰士各有志僕非功名中人也夜每招生飲出一卷授生皆吐納之術多所

所急不在此以迂緩置之宜矣乃又有不肯置之而復另有所急者以目賤之人而欲梯航夫眞仙吾不知其日誦黃庭究作何解也

不解因以迂緩置之他日謂生曰曩所授乃黃庭之要道仙人之梯航生笑曰僕所急不在此且求仙者必斷絕情緣使萬念俱寂僕病未能也白問何故生以宗嗣爲慮白曰胡久不娶笑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亦笑曰王請無好小色所好如何生具以情告白疑未必眞美生曰此遐邇所共聞非小生之目賤也白微哂而罷次日忽促裝言別生悽然與語剌剌不能休白乃命童子先負裝行兩相依戀俄見一靑蟬鳴落案間白辭曰輿已駕矣請自此別如相憶拂我榻而臥之方再欲問

青蟬效駕幺鳳代乘戛然升空時異亦應小如指

廣寒美人先作一引

轉瞬間白小如指翩然跨蟬背上嘲哳而飛杳入雲中生乃知其非常人錯愕良久悵悵自失踰數日細雨忽集思白綦切覘所臥榻鼠跡碎瑣慨然掃除設席即寢無何見白家僮來相招忻然從之俄有桐鳳翔集童捉謂生曰黑逕難行可乘此代步生慮細小不能勝任僮曰試乘之生如所請寬然殊有餘地僮亦附其尾上戛然一聲凌升空際未幾見一朱門僮先下扶生亦下問此何所曰此天門也門邊有巨虎蹲伏生駭懼僮以身障之見處處風景與世殊異僮導入廣寒宮內以水晶

王母宮一句只是借作映襯耳若再鋪敘便嫌繁縟故隨手撇開
花園錦簇須玩其布置停勻無一混雜處無一冗複處
只四入耳

爲階行人如在鏡中桂樹兩章參空合抱花氣隨風香無斷際亭宇皆紅窗時有美人出入冶容秀骨曠世並無其儔僮言王母宮佳麗尤勝然恐主人何久不暇晋連導與趨出移時見白生已候於門握手入見簷外清水白沙涓涓流溢玉砌雕闌殆擬桂闕甫坐即有二八妖鬟來薦香茗少間命酌有四麗人斂衽鳴璫給事左右纔覺背上微癢麗人即以纖指長甲探衣代搔生覺心神搖曳罔所安頓既而微醺漸不自持笑顧麗人兜搭與語美人輒笑避白令度曲侑觴一衣絳綃者引爵

先合寫中間分寫單寫雙寫一寫再寫後又合寫使合觀者眼花撩亂應接不暇

習經滄海難爲水除

向客便卽筵前宛轉清歌諸麗者笙管敖曹嗚嗚雜和旣闋一衣翠裳者亦酌亦歌尚有一紫衣人與一淡白軟綃者吃吃笑暗中互讓不肯前白令一酌一唱紫衣人便來把琖生托接杯戲撓纖腕女笑失手酒杯傾墮白譙訶之女拾杯含笑俛首細語云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白大笑罰令自歌自舞舞已衣淡白者又飛一觥生辭不能釂女捧酒有愧色乃強飲之細視四女風致翩翩無一非絕世者遽謂主人曰人間尤物僕求一而難之君集羣芳能令我眞個銷魂否白笑曰足下意

却巫山不是雲至此始知所見不廣始認生乎目賤

固是仙凡路殊何以襆被奉客

前已收拾美字喜字

中白有佳人此何足當巨眼之顧生曰吾今乃知所見之不廣也白乃盡招諸女俾自擇生顛倒不能自決白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遂使襆被奉客既而衾枕之愛極盡綢繆生索贈女脫金腕釧付之忽僮入曰仙凡路殊君宜即去女急起遁去生問主人僮曰早詣待漏去時囑送客耳生悵然從之復尋舊途將及門回視童子不知何時已去虎哮驟起生驚竄而去望之無底而足已奔墮一驚而寤則朝暾已紅方將振衣有物膩然墮褥間視之釧也心益異之由是前念灰冷每欲尋赤松

前念灰冷句並收拾信字

兩度春風百年夫婦君倘有志或有見期懷中嬰兒可參妙諦

葛女守貞安貧事姑

遊而倘以嗣續爲憂過十餘月晝寢方酣夢紫衣姬自外至懷中𦂳嬰兒曰此君骨血天上難留此物敬持送君乃寢諸牀牽生衣覆之匆匆欲去生強與爲懽乃曰前一度爲合巹今一度爲永訣百年夫婦盡於此矣君倘有志或有見期生醒見嬰兒臥襆褥間𦂳以告母母喜僱媼哺之取名夢仙生於是使人告太史身已將隱令別擇良匹太史不肯生固以爲辭太史告女女曰遠近無不知兒身已許吳郎矣今改之是二天也因以此意告生生曰我不但無志於功名兼絕情於燕好所以

盡禮自是身有仙骨食烟火人不能道其隻字

神童只應天上生來

不卽入山者徒以有老母在太史又以商女女曰吳郎貧我甘其藜藿吳郎去我事其姑嫜定不他適使人三四返迄無成謀遂諏日備輿馬妝奩嬪於生家生感其賢敬愛臻至女事姑孝曲意承順過貧家女踰二年母亡女質奩作具罔不盡禮生曰得卿如此吾何憂顧念一人得道拔宅飛昇余將遠逝一切付之於卿女坦然殊不挽留生遂去女外理生計內訓孤兒井井有法夢仙漸長聰慧絕倫十四歲以神童領鄉薦十五入翰林每褒封不知母姓氏封葛母一人而已值露霜之辰輒

問父所。母具告之。遂欲棄官往尋。母曰。汝父出家今已十有餘年。想已仙去。何處可尋。後奉旨祭南岳。中途遇寇窘急。中一道人仗劍入寇。盡披靡。圍始破。德之。兒以金不受。出書一函付囑曰。余有故人與大人同里。煩一致寒暄。問何姓名。答云王林。因憶村中無此名。道士曰草莽微賤。貴官自不識耳。臨行出一金釧曰。此閨閣物道人拾此。無所可用。即以奉報。視之嵌鏤精絕。懷歸以授夫人。夫人愛之。命良工依式配綴。不及其精巧。徧問村中並無王林。其人者。私發其函上云。三年鸞鳳分拆

函上數語恰好綰束

後半幅文字一入得道拔宅飛昇曲折寫來反繳上文且綴置之諸語並太史亦照應封

各天葬母教子專賴卿賢無以報德奉葯一丸剖而食之可以成仙後書琳娘夫人莊次讀畢不解何人持以告母母執書以泣曰此汝父家報也琳我小字始恍然悟王林爲折白謎也悔恨不已又以釧示母母曰此汝母遺物而翁在家時嘗以相示又覛丸如豆大喜曰我父仙人啖此必能長生母不遽吞受而藏之會太史來覛甥女誦吳生書便進丹葯爲壽太史剖而分食之頃刻精神煥發太史時年七旬龍鍾頗甚忽覺筋力溢於膚革遂棄輿而步其行健速家人坌息始能及焉逾年

收金釧

結亦盡而不盡

都城有回祿之災火終日不熄夜不敢寐畢集庭中見火勢拉雜寖及鄰舍一家徊徨不知所計忽夫人臂上金釧戞然有聲脫臂飛去望之大可數畝團覆宅上形如月闌釧口向東南隅歷歷可見衆大愕俄頃火自西來近闌則斜越而東迨火勢既遠竊意釧亡不可復得忽見虹光乍斂釧錚然墮足下都中延燒民舍數萬間左右前後並爲灰燼獨吳第無恙惟東南一小傳化爲烏有卽釧口漏覆處也葛母年五十餘或見之猶似二十許人

國而夜叉曷取諸初入其處羣起而爭陷之矣乃糗糒供牛脯

鬼手（世說）王司州乘雪訪王恬持其臂恬撥司州手曰冷如鬼手馨强來捉人臂馨語助辭

尤物（左）昭公二十八年叔向欲取于巫臣氏其母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

夜叉國

交州徐姓泛海爲賈忽被大風吹去開眼至一處深山蒼莽冀有居人遂纜船而登負糗腊焉方入見兩岸皆洞口密如蜂房內隱有人聲至洞外佇足一窺中有夜叉二牙森列戟目閃雙燈爪劈生鹿而食驚喪魂魄急欲奔下則夜叉已顧見之輟食執入二物相語類鳥獸鳴爭裂徐衣似欲啗噉徐大懼取橐中糗糒並牛脯進

進而怒卽稍解也釜甑移孰鹿獻而喜卽時形也日樂不欲獨而爲之致客焉珍不敢私而爲之獻上焉憐其飢則子以琴瑟之好賞其勞則錫以骨笑之榮是夜叉其國而不夜叉其俗也

之分啗甚美復翻徐橐徐搖手以示其無夜叉怒叉執之徐哀之曰釋我我舟中有釜甑可烹飪夜叉不解其語仍怒徐再與手語夜叉似微解從至舟取具入洞束薪燃火煑其殘鹿熟而獻之二物噉之喜夜以巨石杜門似恐徐遁徐曲體遥臥深懼不免天明二物出又杜之少頃攜一鹿來付徐徐剝革於洞深處取流水汲煑數釜俄有數夜叉羣至吞噉訖共指釜似嫌其小過三（物有朋友之誼）四日一夜叉負一大釜來似人所常用者於是羣夜叉（物不酬勞之急）各致狼麋既熟呼徐同噉居數日夜叉漸與徐熟出亦

夜叉其面而不夜叉其心也今有入其鄉而秦越視之魚肉視之供之者已罄其貲而求者未厭事之者已竭其力而受者若忘方且盡其室家而滅之方且奪其子女而私之此邦之人視

不施禁錮聚處如家人徐漸能察聲知意輒效其音爲夜叉語夜叉益悅攜一雌來妻徐徐初畏懼莫敢近雌就徐與交大喜每留肉餌徐若琴瑟之好一日諸物早起項下各挂明珠一串更番出門若伺貴客命徐多煮肉徐以問雌雌云此天壽節雌出謂衆夜叉曰徐郎無骨突子衆各摘其五並付雌雌又自解十枚共得五十之數以野苧爲繩穿挂徐項徐視之一珠可直百十金俄頃俱出徐煮肉畢雌來邀去云接天王至一大洞廣濶盈畝中有石滑平如几四圍俱有石座上一座蒙以

物有家人之情　物有恤鰥之義　物有唱隨之好　物有室家　之謀　物有上下

臥眉山衆爲何如不且惧入毒龍國哉夜叉且恐爲人所淩吾願見夜叉不願見此人矣

豹革餘皆以鹿夜叉二三十輩列坐洞中少頃大風揚塵張皇都出見一巨物來亦類夜叉狀竟奔入洞踞坐鶚顧羣隨入東西列立悉俯其首以雙臂作十字交物按頭點視問臥眉山衆盡於此乎羣鬨應之顧徐曰此何來雌以壻對衆又贊其烹調即有二三夜叉奔取熟肉陳几上物掬啗盡飽極贊嘉美且責常供又顧徐云骨突子何短衆曰初來未備物於項上摘取珠串脫十枚付之俱大如指頂圓如彈丸雌急接代徐穿挂徐亦交臂作夜叉語謝之物乃去躡風而行其疾如飛衆始

之分

物有跪拜之節

物有供獻之貺

物有賞賚之恩

物有錫賜之儀

母夜叉固無不吃醋者幸徐能自守不然亦將齕斷其耳

享其餘食而散居四年餘雌忽產一胎而生二雄一雌皆人形不類其母衆夜叉皆喜其子輒共拊弄一日皆出攫食惟徐獨在忽別洞來一雌欲與徐私徐不肯夜叉怒撲徐踣地上徐妻自外至暴怒相搏齕斷其耳少頃其雄亦歸解釋令去自此雌每守徐動息不相離又三年子女俱能行步徐輒教以人言漸能語啁啾之中有人氣焉雖童也而奔山如履坦途與徐依依有父子意一日雌與一子一女出半日不歸而北風大作徐惻然念故鄉攜子至海岸見故舟猶存謀與歸子欲告母

物有享餕之禮

物有保赤之慈

人且多私奔何怪于物

物有嫉邪之見

此防護之道則然不可以母夜

又好吃醋而薄之

夜叉之子粗莽好鬪其橫然也而建功戡亂則忠泛海尋親則孝至誠所感菩薩化身遂遠害於毒龍果得逢於母弟帆風天助奉母而歸以覩廣厚履豐板輿迎養其

徐止之父子登舟一晝夜達交至家妻已醮出珠二枚售金盈兆家頗豐子取名彪十四五歲能舉百鈞粗莽好鬪交帥見而奇之以爲千總值邊亂所向有功十八（子有敵愾之勳）爲副將時一商泛海亦風飄至臥眉方登岸見一少年覩之而驚知爲中國人便問居里商以告少年乃曳入幽谷一小石洞洞外皆叢棘且囑勿出去移時挾鹿肉來啖商自言父亦交人商問之而知爲徐商在客中嘗識之因曰我故人也今其子爲副總少年不解何名商曰此中國之官名又問何以爲官曰出則輿馬入則高

難易迴不
相侔矣豹
也既操儒
業復作虎
臣如熊如
羆難兄難
弟而且女
能貫札佐
壻奇勳母
克披堅爲
見後勁娘
子軍全摧
巨敵夫人
城同建一
門盛矣哉

坐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覥側足立此名爲官
少年甚歆動商曰既尊君在亥何久淹此少年以情告
商勸商旋曰余亦常作是念但母非中國人言貌殊異
且同類覺之必見殘害用是輾轉乃出曰待北風起我（思慮周至）
來送汝行煩於父兄處寄一耗問商伏洞中幾半年時
自棘中外窺見山中輒有夜叉往還大懼不敢少動一
日北風策策少年忽至引與急竄囑曰所言勿忘卻商
應之乃歸徑抵交達副總府備述所見彪聞而悲欲往
尋之父慮海濤妖藪險惡難犯力阻之彪撫膺痛哭父（至性至情毫無）

不能止乃告交帥擕兩兵入海逆風阻舟擺簸海中者半月四望無涯咫尺迷悶無從辨其南北忽而湧波接漢乘舟傾覆彪落海中逐浪浮流久之被一物曳去至一處竟有舍宇彪視之一物如夜叉狀彪乃作夜叉語夜叉驚訊之彪乃告以所往夜叉喜曰臥眉我故里也唐突可罪君離故道已八千里此去爲毒龍國向臥眉非路乃覓舟來送徐夜叉在水中推行如矢瞬息千里過一宵已達北岸見一少年臨流瞻望彪知山無人類疑是弟近之果弟因執手哭既而問母及妹並云安健

彪欲偕往弟止之倉忙便去回謝夜叉則已杳矣未幾母妹俱至見彪俱哭彪告其意曰恐去爲人所凌彪曰兒在中國甚榮貴人不敢欺歸計已決苦風逆難渡母子方徊徨間忽見布帆南動其聲瑟瑟彪喜曰天助吾也相繼登舟波如箭激三日抵岸見者皆奔彪向三人脫分袍袴抵家母夜叉見翁怒罵恨其不謀徐謝過不遑家人拜見主母無不戰慄彪勸母學作華言衣錦厭粱肉乃大欣慰母女皆男兒裝數月稍辨語言弟妹亦漸白皙弟曰豹妹曰夜兒俱強有力彪恥不知書教弟

此宜怒罵不得以母夜叉概之

讀豹最慧經史一過輒了又不欲操儒業仍使挽強弩馳怒馬登武進士第聘阿游擊女夜兒以異種無與爲婚會標下袁守備失偶強妻之夜兒能開百石弓百餘步射小鳥無虛落袁每征輒與妻俱歷任同知將軍奇

○女有裨夫之力

勳半出於閨門豹三十四歲掛印母嘗從之南征每臨

○母不唯佐夫教○子亦

巨敵輒擐甲執銳爲子接應見者莫不辟易詔封男爵

並○執馘獻功封○男爵可也○封夫人亦可也○蓋以其夫○人而男兒○者也

豹代母疏辭封夫人

異史氏曰夜叉夫人亦所罕聞然細思之而不罕也家家牀頭有个夜叉在

卧眉山醮見卷一醮陸判 策策韓愈詩秋風一拔拂丨丨鳴不已 唐宾晉周覡傳庾亮甞謂覡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覡曰何乃刻畫無鹽丨丨西施也○按丨丨猶言觸犯○呂藍衍言鯖律有丨丨之異劉禹錫磨鏡篇云郡思未磨時瓦礫來丨丨曹子建牛鬪詩行至上山頭欲起相丨丨其諱 毒龍國未詳○大唐記載北臺下有青龍盎有自也 池約二畝佛經言禁五百毒龍之所 辟易見卷二伏狐

老饕

邢德澤州人綠林之傑也能挽強發連矢稱一時絕技而生平落拓不利營謀出門輒虧其貲兩京大賈往往喜與邢俱途中恃以無恐會多初有二三估客薄假以

貲邀同販鬻邢復自罄其囊將共居貨友有善卜因詣
之友占曰此爻爲悔所操之業即不母而子亦有損焉
邢不樂欲中止而諸客强速之行至都果符所占臘將
半匹馬出都門自忿新歲無貲倍益怏悶時晨霧濛濛
暫趨臨路店解裝覓飲見一頒白叟共兩少年酌北牖
下一僮侍黃髮蓬蓬然邢於南座對叟休止僮行觴悞
翻柈具汚叟衣少年怒立摘其耳持巾捧帨代叟揩拭
旣見僮手拇俱有鐵箭鐶厚半寸強每一鐶約重二兩
餘食已叟命少年於革囊中探出鏹物堆纍几上稱秤

握算可飲數杯時始緘裹完好少年於櫪下牽一黑跛騾來扶叟乘之僮亦跨羸馬相從出門去兩少年各腰弓矢捉馬俱出邢窺多金窮睛旁睨饞燄若炙輒欲急尾之視叟與僮猶款段於前乃下道斜馳出叟前緊銜關弓怒相向叟俯脫左足靴微笑云而不識得老饕耶邢滿引一矢去叟仰臥鞍上伸其足開兩指如箝夾矢住笑曰技但止此何須而翁手敵邢怒出其絕技一矢剛發後矢繼至叟手掇其一似未防其連珠後矢直貫其口踣然而墮銜矢僵眠僮亦下邢喜謂其已斃近臨

之叟吐矢躍起鼓掌曰初會面何便作此惡劇邢大驚馬亦駭逸以此知叟異不敢復返走三四十里値方面綱紀囊物赴都要取之略可千金意氣始得揚方疾騖間聞後有蹄聲回首則僮易跛騾來駛若飛叱曰男子勿行獵取之貨宜少瓜分邢曰汝識連珠箭邢某否僮曰適已承教矣〔孟浪乃爾〕邢以僮貌不揚又無弓矢易之一發三矢連遝不斷如羣隼飛翔僮殊不忙迫手接二口銜一笑曰如此技藝辱寞煞人乃翁傯遽未暇尋得弓來此〔妙卽以其矢擲還之〕物亦無用處請即擲還遂於指上脫鐵環穿矢其中以

以貌取人鮮不悮事

一發三矢今只還一矢且折一弓所謂卽不母而子

亦有損焉

手力鄭嗚嗚風鳴邪急撥以弓弦適觸鐵環鏗然斷絕弓亦綻裂邪驚絕未及覷避矢過貫耳不覺翻墜僮下騎將便捜括邪以弓臥撻之僮怒奪弓去拘折爲兩又復總折爲四拋置之已乃一手捉邪兩臂一足踏邪兩股臂若縛股若壓極力不能少動腰中束帶雙疊可骿三措許僮以一手捏之隨手斷如灰燼取金已乃超乘作一舉手致聲孟浪霍然逕去邪歸卒爲善士每向人述往事不諱此與劉東山事蓋髣髴焉

不笑其孟浪而乃自以爲孟浪語妙有味

書云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易象辭天道虧盈而

益謙人有盈滿之志則虧損因之如影隨形不可逃也觀於器滿則傾月盈則食君子愼焉老饕何足異顧以蓬蓬黃髮笑對關弓足箝手撥口銜從容乃爾而邢未知進退自詡連珠以一貌不揚手無械之僮鐵環代弓擲還三矢遂乃身如隋鳥形似縛雞孟浪一聲腰金盡失 以盜盜盜事不足稱亦可見天下事能者甚多未可以一已之微長俯視一切而螳臂當車猶其後也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士君子應三復斯言

綠林（前漢王莽傳）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號曰下江兵、○按｜｜山名在荆州當陽縣東北 落拓 見卷一嬌娜 佑客（正韻）佑公上切音古市稅又論物貨也 強 按莫家以有餘為｜古木蘭詩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杜甫詩四松初栽時大抵三尺強韓愈聽琴詩失勢一落千丈｜ 欵段 見卷一瞳人語 連珠 王弇州史料宏治中李崴上疏謂臣所造兵器如｜｜飛箭自一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架走戟之奇亘古未有 鼓掌 見卷二珠兒 惡劇 見卷二嬰寧 方面 見卷四金和尚 紀綱 見卷一長清僧 獵取（見前漢何並傳注）謂侵奪取之若漁｜ 瓜分 見卷四珊瑚 貌不揚 左傳昭二十八年子少不颺（注）颺與揚同謂顏貌少不顯揚也 超乘 （左傳）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者三百乘注｜｜上車而｜之免冑而下｜｜而上欲其速也 孟浪 見卷四葛巾 劉東山 見宋幼清九籥集

姬生

南陽鄂氏患狐金錢什物輒被竊去迕之祟益甚鄂有甥姬生名士素不羈焚香代爲禱免卒弗應又祝舍外祖使臨己家亦不應衆笑之生曰彼能幻變必有人心我固將引之俾入正果三數日輒一往祝之雖固不驗然生所至狐遂不擾以故鄂常止生宿生夜望空請見邀益堅一日生歸獨坐齋中忽房門緩緩自閉生起致敬曰狐兄來耶殊寂無聲一夜門自開生曰倘是狐兄降臨固小生所禱祝而求者何妨賜光霽卽又寂然

而案頭錢二百及明失之生至夜增以數百中宵聞布幄鏗然生曰來耶敬具時銅數百以備取用僕雖不充裕然非鄙吝者若緩急有需用度無妨質言何必盜竊少間視錢脫去二百生仍置故處數夜不復失有熟雞欲供客而亡之生至夕又益以酒而狐從此絕迹矣鄂家祟如故生又往祝曰僕設錢而子不取設酒而子不飲我外祖衰邁無爲久祟之僕備有不腆之物夜當憑汝自取之乃以錢十千酒一尊兩雞皆蒸切陳几上生臥其傍終夜無聲錢物亦如故自此狐怪以絕生一日

晚歸啟齋門見案上酒一壺燂雞盈盤錢四百以赤繩貫之即前所失物也知狐之爲嗅酒而香酌之色碧綠飲之甚醇壺盡半酣覺心中貪念頓生驀然欲作賊便啟戶出思村中一富室遂往越其牆牆雖高一躍上下如有翅翎入其齋竊取貂裘金鼎而出歸置牀頭始就枕眠天明攜入內室妻驚問之生囁嚅而告有喜色妻初以爲戲既知其眞駭曰君素剛正何忽作此生恬然不爲怪因述狐之有情妻恍然自悟是必酒中之狐毒也因念丹砂可以却邪遂覓研入酒使飲之少頃忽失

聲曰我奈何作賊妻代解其故爽然自失又聞富室被盜諜傳里黨生終日不食莫知所處妻爲之謀使乘夜抛其牆內生從之富室復得故物其事遂寢生歲試冠軍又舉優應受倍賞及發落之期道署著梁上粘一帖云姬某作賊偷某家裘鼎何爲行優等最高非跛足可粘文宗疑之執帖問生生愕然念此事除妻外無知者況

生亦自信过深狐因得而戲弄之

署中深密何由而至因悟曰此必狐爲之也遂緬述無諱文宗賞禮有加焉生每自念無所取罪於狐所以屢

耳我不小入卽不以小入待入知小入之恥独爲小
入所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陷之者亦小人之恥獨爲小人耳

異史氏曰生欲引邪入正而反爲邪惑狐意未必大惡或生以諧引之狐以戲弄之耳然非身有宿根室有賢助幾何不如原涉所云家人寡婦以盜污遂行婬哉吁可懼也

吳木欣云康熙甲戌一鄉科令浙中點稽囚犯有竊盜已刺字訖例應逐釋嫌竊字減筆從俗非官板正字使刮去之候創平依字彙中點畫形象另刺之盜口占一絕云手把菱花仔細看淋漓鮮血舊痕斑早知面上重爲苦竊物先防識字官禁卒笑之曰詩人

不求功名而乃爲盜盜又卩占苔之云少年學道志功名只爲家貧悞一生冀得貲財權子母囊遊燕市博恩榮即此觀之秀才爲盜亦仕進之志也狐授姬生以進取之資耳

士君子欲以正化邪而和光同塵自謂不磷不緇可以使之潛移默易未幾而身受其惑信之感之不覺改行易轍牢不可破恬不知羞如姬生者何可勝道小人恥獨爲小人或以利啗或以勢熏或以色迷或以官餌鬼嚇狐蠱其術不窮愼勿懷茲酖毒飲若醇

醪移我脚根納諸陷阱即使坐失機會窮困以終不猶愈於蔡中郎之感恩董卓揚子雲之受知新莽哉此特就出處之大節言之耳至於交遊微逐之間亦名節品行之所關者不愳而嚴義取諸遯以同而異象叶乎睽故嘗謂不能造乎可磨可涅之境不知謹守乎不善不入之言

崇見卷一賈兒名士見卷二阿寶正果唐書經籍志禪迦教弟子多有｜｜文宗見卷一考城隍家人寡婦以盜汚遂行淫前漢游俠傳原涉字巨先父為南陽太守涉年二十餘為谷口令入其置酒請涉里里門客有道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叩門問以

此事自當以觚牘爲

喪事家牙所有涉乃側牘爲疏具記衣被含飯之物分付市買日鉄皆會其周急待人如此或訊涉曰子本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何故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曰子獨不見｜｜｜耶始自約飾之時意乃慕宋伯姬陳孝婦不幸一爲盜污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

吳木欣　口占 見卷三香玉　菱花 埤雅鏡謂之｜｜○飛燕外傳飛燕始加大號逵好奏上三十六物以賀有七出｜｜鏡一奩　權子母 見卷一任秀

大力將軍

查伊璜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鐘大於兩石甕而上下土痕手迹滑然如新疑之俯窺其下有竹筐受八升許不知所貯何物使數人摳耳力掀舉之無

詳至餘易衣贈金而不問其名執籍圖報而不忘其賜豪傑相遇迥出風塵筆亦超脫可喜

少動益駭乃坐何其人居無何有乞兒入攜所得糗糒推纍鐘下乃以手起鐘一手掬餌置筐內往返數四始盡已復合之乃去移時復來探取食之食已復探輕若啟櫝一座盡駭查問若男兒胡行乞荅以啗噉多無傭者查以其健勸投行伍乞人愀然慮無階查遂攜歸餌之計其食略倍五六人爲易衣履又以五十金贈之行後十餘年查猶子令於閩有吳將軍六奇者忽來通謁款談間問伊璜是君何人荅言爲從父行與將軍何處有素曰是我師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

一賜臨也漫應之自念叔名賢何得武弟子會伊璜至因告之伊璜茫不記憶因其問訊之殷卽命僕馬投刺於門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視之殊昧生平竊疑將軍悞而將軍傴僂益恭肅客入深啟三四闢忽見女子往來知爲私廨屏足立將軍又揖之少間登堂則捲簾者移座者並皆少姬旣坐方擬展問將軍頤少動一姬捧朝服至將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爲衆姬捉袖整襟訖先命數人捺查座上不使動而後朝拜如覲君父查大愕莫解所以拜已以便服侍坐笑曰先生不憶舉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眞名士自風流二語恰爲査吳二公寫照

鐘之乞人耶査乃悟既而華筵高列家樂作於下酒闌羣姬列侍將軍入室請往何趾乃去査醉起遲將軍已於寢門外三問矣査不自安辭欲返將軍投轄下鑰錮閉之見將軍日無他作惟點數姬婢厮養卒及騾馬服用器具督造記籍戒無脫漏査以將軍家政故未深叩（淮陰侯之報漂母轉不及此）一日執籍謂査曰不才得有今日悉出高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敢私敢以半奉先生査愕然不受將軍不聽出藏鏹數萬亦兩置之按籍點照古玩牀几堂內外羅列已滿査固止之將軍不顧稱婢僕姓名已即命男爲

治裝女爲斂器具囑敬事先生百聲慷應又親視姬埋登輿廐卒捉馬騾闕明並發乃返別查後查以修史一案株連被收卒得免皆將軍力也

異史氏曰厚施而不問其名眞俠烈古丈夫哉而將軍之報其慷慨豪爽尤千古所僅見如此胸襟自不應老於備濆以是知兩賢之相遇非偶然也

附錄觚賸雪遺一則

浙江海甯縣查孝廉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蕭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玩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

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楞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待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巵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頹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起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詢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進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汙不謂獲遇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

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扉屨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既遊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几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游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日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汚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

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舊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已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騶前驅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苕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為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買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艷徹簾外觀者

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縐雲閱句往觀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口艤達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于緡今孝廉既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尚存

查伊璜名繼佐浙江海寧人猶子禮喪服兄弟之子丨丨也刺見卷一葉生傴僂見卷二張誠請衽何趾禮曲禮丨丨丨丨注設卧席則問足向何方也投轄前漢陳遵傳遵字孟公性好客每會飯取客丨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廝養見卷五續黃粱株連劉熙釋名罪及餘人曰丨株誅也如誅木根枝葉盡落也

聊齋志異新評卷五終

